

5201.53  
3600

146196



# 蕉風月刊 293期

一九七七年七月號

52  
36

146196



蕉風

本館承蒙各界人士踴躍寄來稿件，不勝感荷。本館為擴大服務起見，特將本館地址遷往新加坡，以便各界人士踴躍寄來稿件。本館地址：新加坡，禧街，門牌三百零三號。

本館承蒙各界人士踴躍寄來稿件，不勝感荷。本館為擴大服務起見，特將本館地址遷往新加坡，以便各界人士踴躍寄來稿件。本館地址：新加坡，禧街，門牌三百零三號。

文責由作者自負，本館不負責任。如有錯誤，請向作者查詢。本館地址：新加坡，禧街，門牌三百零三號。

本館承蒙各界人士踴躍寄來稿件，不勝感荷。本館為擴大服務起見，特將本館地址遷往新加坡，以便各界人士踴躍寄來稿件。本館地址：新加坡，禧街，門牌三百零三號。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3期 ● 一九七七年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o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7. Tal:32375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88033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母親·顏宏高·59

夭折·藍薇·60

---

### ■散文

人在靈台方寸地·陳婉容·62

那年，太陽如笑醉的花·青龍木·蘿蔓蘿·65

時日悠悠·周清嘯·66

惑·寧牧兒·68

---

### ■馬來文學作品譯介

生活速寫·麥浪譯·

---

### ■史料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五)·吳戈編·89

---

### ■風訊·編輯室·94

---

# 蕉風月刊

二九三期

## 目錄

---

■封面畫·雨後山居(水墨畫)·鄭浩千

---

■論述

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賴山舫·4

比較文學的概念、歷史、研究方法及內容·王潤華譯·16

香港現階段現代詩概況·何福仁·21

(附錄)香港現代詩選·編輯室輯·27

---

■小說

突·荒 漠·33

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小 黑·38

---

■專欄

牧民(學與思)·鄭百年·43

輕描集·邁 克47

---

■詩

海·王 翔·49

武當·溫瑞安·50

情十五·野 野·53

嫦娥·南 子·54

週末·沙 禽·56

巴剎裏·楊 柳·57

洪翔美詩二首·洪翔美·58

---

# 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

## 一 前言

比較文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興盛的一門新學問，特別是在法國和美國。它不是一種「文學」，而是一種研究文學的方法。更正確的說，或許應該稱之為「文學的比較研究法」，但比較文學又不是單單比較兩國或更多國的文學。這門學問的英文名 *comparative literature*，或法文名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中文都已譯為比較文學，廣泛被接受，習用已久。

其實這些名稱也並沒有錯。這三種語文裏面所謂的「文學」，在較古的用法裏，本來就是指「文學的研究」，指經書學術。這三個字用來指「文學產品」如小說和詩，還是頗為近代的事，是今人的用法。

本文將就比較文學的定義和範圍，作一個粗略的介紹，兼談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以及台灣的比較文學研究和表現。我想特別強調比較文學對中國文學有何意義這點，同時從台灣在這方面的表現，我們可看出中國文學研究今後會走上的新道路，雖然這可能不是「最近的將來」的事。無論如何，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這趨勢在台灣新一輩的

學者當中已定；在英美的所謂「漢學研究」裏，也是越來越普遍的了。

本文的對象是一般讀者，所以評介成份濃於理論上的討論，更不想涉及法國和美國派學者至今仍在爭執不下的比較文學定義及治學方法，誰是誰非等理論上的問題。一般學者通常把比較文學分爲所謂的法國派和美國派。我們可以從這兩派的爭論看出比較文學的發展及其定義的演變，但不管誰是誰非。同時，這裏所說的比較文學發展，是指這門學科在十九世紀初期，進入法國一些大學，成爲一門「正規」課程以後的事。至於比較文學的「先史」，它在拉丁文學裏就有的雛型，不在討論範圍內。

爲了行文和閱讀方便，本文內引述其他學者的論點時，不加腳註。讀者若想解決書目上的問題，或進一步瞭解比較文學，請利用本文最後一部份的參攷書目。

## 二 比較文學的定義和範圍

由於篇幅所限，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法國派學者認爲，比較文學是研究某一國作家所受另一個作家的影響，或者某一國作家在另一個國家所受到的特殊待遇。換言之，他們十分強調影響（influence）和接受（reception）的研究，而列舉種種所謂的「事實接觸」（rapport de fait）證據，欲圖證明（譬如說）英國詩人拜倫如何影響德國詩人海涅，或者德國的歌德如何廣受當時歐洲各國文人的推崇，進而暗示德國文學如何「偉大」。基本上，法國派學者的這種治學方法和態度，從早期的提格亨（Paul Van Tieghem），到近代的古耶（Marius-Francois Guyard），其間沒有甚麼重大的改變。美國派學者最反對他們的，也是這點。

這裏所謂的「法國派」和「美國派」，並不是指法國人和美國人。法國學者裏面有一些是傾向美國派的，正如美國學者也有一些是站在法國派那一邊的。而日本的比較文學家，初期都是留學法國。日本的比較研究，目前也還是法國派的天下。派別之分，不是根據國籍，而是指治學方法的分歧。學者如此稱呼，純粹是爲了方便，因爲這兩派的學說最初源自法國和美國。

一九五八年，原籍捷克，但逃避納粹而定居美國的大學者威立克（Rene Wellek），在

第二屆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宣讀了一篇歷史性的論文「比較文學的危機」(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他把法國派學者大罵一頓，引起軒然大波，從此構成了美法兩派的對立和爭執。他最不容氣的一句話，就是說法國派學者並不是在搞文學，而是在搞「文學上的對外貿易」(“the foreign trade of literature”)，因為法國派主要是研究「影響」和「接受」，形同「貿易」出入口商。

威立克以後，美國學者如雷馬克(Henry H. H. Remak)，就給比較文學一個較廣泛，並且經常為人引用的定義。他說，比較文學是「超越某一國家界線的文學研究，文學與文學間關係的研究，以及文學和其他學問(如藝術、哲學、歷史、社會科學、科學、宗教)之間關係的研究。」

但威立克對這定義也頗有微詞。他說這是爲了配合美國大學裏比較文學課程的需要而設計的，並沒有解決定義的基本理論問題。他認爲，我們最好從比較文學研究所能表現的視野和精神，來下個定義，而不是在文學的世界裏來作硬性劃分。所以，他說：「比較文學是從國際四海的透視角度來研究所有文學，留意所有文學創作和文學經驗的整體性。在這種構想裏，比較文學等於是「不願語文、種族、和政治界線來研究文學。」這個定義(或者說「構想」)，是出現在威立克的論文「比較文學的名稱和性質」(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68)，比雷馬克的定義(一九六一)，在時間上「新」，也是目前爲止最廣泛的一個定義了。

至於比較文學的範圍，我們用兩本比較文學的著作來說明美法兩派的分別。一九三三年，陳銓先生留學德國時所寫的博士論文「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台北，學生書局重印本，一九七一)，單看標題，就很明顯的是法國派的比較文學。在這一本書裏，陳銓先生論及中國詩和戲曲如何流傳到德國，而影響了歌德等詩人。他的治學方法，也僅止於「事實接觸」資料的臚列。照威立克的想法，這便是「文學上的對外貿易」了。搞這種「貿易」有一個危險，就是論者常常陷入狹窄的民族主義裏，處處宣揚本國文學或他國文學的「功績」。但從歷史上看，比較文學的興起，主要原因之一，本來就是對十九世紀初期，學術界收集事實資料的研究法，以及對文化上的民族主義的一大反動。

影響和接受研究，今天仍是比較文學廣泛範圍內的一部份，但不應該是唯一的部份。而這些「事實接觸」的資料，除非另加發揮，另有用途，否則無助於我們更深一層瞭解兩個國家的文學。關於這點，在中英文學的比較上，我們的比較文學家楊牧說得好：「比較文學的任務是不是爲了找尋彼此影響的線索？這……問題應該得否定的答案，否則中英文學的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在我看來，現代的比較文學應該強調的是文學間共同（或不同）特徵的揭發和思致，以引導出某一文學理論的建立，進而瞭解兩種或三種文學的特殊精神——不論其爲「和諧」或爲「衝突」都一樣可貴。」（「傳統的與現代的」，台北，一九七四，頁七十六。）

一九七六年，普林斯頓大學的柏勒斯（Andrew O. H. Plaks），以「美國派」的比較文學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紅樓夢」，出版專書「紅樓夢的原型與寓言結構」（*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這本書不講「紅樓夢」的影響和接受。當然曹雪芹也不可能受過西方文學的影響，若照法國派的定義，比較文學做不成了。但柏勒斯所作的，是以西方現代文學批評方法，特別是弗雷（Northrop Frye）等人所發展出來的「神話批評學」（*Myth Criticism*），來研究「紅樓夢」的原型和托寓結構。他先從中國文學裏的一般原型和神話講起，然後從「紅樓夢」開頭女媧補天一節，引伸論女媧和伏羲的姻緣（第二章），再論「紅樓夢」裏面「相輔而行的兩極」和「週而復始的秩序」（第三章），以及「紅樓夢的原型結構」（第四章）。接着，他開始旁證博引，出入中西方文學，論中西方文學裏的托寓作品（第五章）西方的「寓園」（*allegorical garden*）（第六章）和中國的「文苑」（*literary garden*）（第七章），而最後論大觀園。他把大觀園譯作 *Garden of Total Vision*，自認「勉強」，但說這譯法是爲了表達曹雪芹在大觀園所花的苦心。他也提到本書的另一目的——要証明比較文學可以研究中國文學。

從柏勒斯這本書，可以看出美國派比較文學的寬大容忍。正是因爲寬大容忍，它對學者的要求也非常高，特別是在語文和學識。柏勒斯除了中英資料外，還引了法德意三種主要的西方語言的著作。他利用的第一手中文資料，包括山海經、春秋繁露、江南園林志等——連中國的園藝學都去碰。全書論點言前人所未言，治學態度嚴謹。劉紹銘先生在台北中華日報



副刊上特撰文評介（十月廿二日至廿三日），說這本書是繼吳世昌的「紅樓夢索源」（牛津，一九六一）以後，另一本開創紅學研究新途徑的重要著作。

二殘先生（即劉紹銘）也在另一篇文章「西方文學批評和中國文學」裏說：「西方國家對中國問題之研究，業餘時期已經過去，而我們國人對西方漢學家的傳統輕視態度也應隨之而改變。」再舉一個關於「紅樓夢」的例子。英國的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石頭記」新譯本第一冊前兩年出版後，轟動一時，我們的紅學家林以亮（宋淇）給予甚高的評價。他甚至為此寫了一本書「紅樓夢西遊記」（台北，一九七六），專門論霍克斯的翻譯。由此我們也談到了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

### 三 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

明清以來，中國學者研究本國的文學，方法不外乎註疏、訓詁、攷據、引證等。即使在今天，大學中文系裏老師教的，學生學的，大體上還是這一套。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雖然他們很少作所謂「文學的內在研究」，而把文學看作是資料的收藏庫。這些學者都是「科班」出身，國學根基扎實，窮一生精力搞中國文學，使難以有暇兼顧西方文學，但他們有些倒是熟悉日文和日本的漢學研究。而日本學者的治學方法，也是師承中國的傳統。

西學東漸以後，中國人學外文，乃至攻讀西方文學的，跟着多起來。但半個世紀來，我們研究西方文學，真正搞出一個名堂來，學說自成一家言，著作廣受西方本身學者推崇的，可說沒有幾個（如果不是完全沒有）。就事實而言，西方文學研究的西文專書，沒有幾本是華籍學者寫的。他們通常都在學成以後，用中文來發表有關西方文學的論著，對象是本國內的讀者。這當然和寫專論給西方專家看，完全不同。

這一點，不能解釋為中國學者的能力不足，我們還得考慮其他因素。今天專攻西方文學的學生，或遲或早都會有自知之明，特別是明白我們在先天上所受到的限制。譬如說，J.S. 艾略特所說的「歐洲心靈」（the mind of Europe），不是單靠我們後天努力可以得到的。此外，這些學生還會考慮到，以我們的身份，窮一輩子精力去搞西方文學，是否值得？是否浪費？是否只是「錦上添花」？因為西方在這方面，確是人材濟濟，專家輩出，而且佔盡便

宜。而文學研究是不同於科學的，多少要講「先天條件」和個人天份。所以，劉紹銘先生說，如果我們能把從西方文學裏學來的知識和治學方法，用到中國文學研究上，「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那真是「雪中送炭」了。

所謂「雪中送炭」，這成語無可奈何的表示，傳統的註疏攷據等方法，已經不足應用，而且字眼說用得重一點，這些方法也應該改了。再以「紅樓夢」爲例，我們這一輩的紅學家，搞了半個世紀的紅學，收集大批攷證資料，除了給同行的專家和學生閱讀及反駁以外，還沒有接觸到「紅樓夢」是怎樣的一本小說，「紅樓夢」的學術成就在那裏等等問題。那些印象式的評語又沒有說服力，語焉不詳。而且，早有人指出，「紅學」只是「曹學」，研究曹家幾代身世的學問。倒是近代不受攷證派影響的紅學家，如林以亮和余英時，能够借用西方的方法，在「試論大觀園」和「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這兩篇論文裏，爲我們發掘「紅樓夢」的新意義。此兩文前幾年分別發表在香港的「明報月刊」和台北的「幼獅月刊」上。

傳統的中國文學教育不能提供新方法，而唸外文的人又不願終生搞外國文學（最多止於欣賞和介紹），結果產生一種現象。外文系出身的，到了研究院或研究院結束以後，紛紛轉到比較文學，兼治中西兩種文學，但重點在中國文學。中國比較文學「先史」的最早一位「比較文學家」，可能要算王國維，特別是他的那篇「紅樓夢論」，在今天看來，頗有比較文學的味道，因爲王國維論紅樓夢的出世思想，根據的是叔本華的學說，也就是超越國家界線來研究文學。但我們「正規」的比較文學家，則要算那些在一九六十年代從外文系轉到比較文學系去的學生，例如出版過「龐德國泰集」（*Erza Pound's Cathay, 1968*）的葉維廉先生，和出版過「毛詩成語創作攷」（*The Bell and the Drum: A Study of the Shih-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1974*）的王靖獻（楊牧）先生。他們兩人分別出身台大外文系和東海外文系。在這方面的人材，學有專長的，今天可以算出一打以上，分別在美國和台灣的大學裏執教和研究中國文學。

當然，中文系學生也可以轉到比較文學去，但這種情形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沒有），因爲他們吃虧在語文和西方文學的修養。外文系學生，如果真的對文學有興趣，總會熟悉一點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和明清小說。而且，台大外文系似乎有先見之明，早作好準備，從最近

幾年起，規定外文系學生必須修中國文學史，請來兩位中文系的教授給這些學生「惡補」兩個學年，共十二個學分。這當然不足夠，但有了這基礎知識，其他的可以靠後天努力和個人天份了。而從外文系轉到台大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的學生，也得補修規定的某些中文系課程。

由於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是在過去這十多年來建立的，理論家便不免要質詢比較文學的方法是否適用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但如果我們不管這個方法學上的理論問題，而單看研究結果，那麼比較文學無疑是對中國文學的一大挑戰，而且在目前的攻證方法之外，多了一個類比推論的過程，能够從更多角度來詮釋中國文學的新意義。

比較文學興盛以後，美國一些比較文學家，如威立克和哈利·雷文（Harry Levin）等人，甚至說比較文學是「唯一」能令人滿意的文學研究方法。從前各國文學個別孤立起來研究，一方面和文藝復興以後盛行的國民主義有關，另一方面是因為語文和知識傳播受限制所造成的障礙。今天，我們不免要想起歌德在那篇著名的談話中的預言：「世界文學的日子不遠了。」而一些超越國家界線的文學現象，例如世界性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歐洲十八九世紀興盛的小說這種文類，也只有放在比較文學的範圍內，才能看得透徹。我們不能單看法國的現實主義，或英國的小說，就能瞭解什麼是現實主義，或者小說這門藝術所能達到的巔峰造極的成就。我們也得看其他國家的現實主義和俄國小說。

比較文學可以幫助發掘中國古典文學對今人的新意義，而對於中國現代文學而言，它更是無可避免的研究法。五四以來，我們的詩人和小說家廣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而且也簡直是把西方各種文學創作方法搬過來用。我們很難想像那些不熟識西方文學的攻證派學者，怎樣去透徹瞭解他們所要研究的近代小說家和詩人。比較文學除了研究他們所受到的影響以外，應該也把五四以來的詩和小說，連同西方的同類作品，看成「所有文學創作和文學經驗的整體性」（威立克的定義），不分中西，而以詩和小說在中西方已經達到的最高成就，來作為衡量的批評標準。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比較文學家如果熟悉西方的現代詩，他再回頭來看我們的現代詩，他決不會感到震懼和陌生，更不會加以排斥。他對現代詩的態度，不管喜愛與否，但他必然

是寬大容忍的。這是一種在中西方文學裏摸索堂奧以後，必然會有的「世故」——一種超然的智慧。他不再受陌生所引起的偏見左右。這也好比荷馬史詩裏的英雄奧德塞，在地中海四處流浪了數十年以後，對人間的看法已經「昨是今非」，更成熟也更寬大容忍。他不再是「伊里亞德」裏面那個奔馳在特洛戰場上的戰士了。對於唸文學的人來說，比較文學對他個人最可貴，也是最受用無窮的一點，就是他最終得到這種寬大容忍、泱泱大度、視野遍四海的胸襟——用德國現代詩人里爾克（Rilke）的一行名句來說，便是「開放和承受」。所以，有些比較文學家喜歡說他們是「世界公民」（*cosmopolitan*，英文此字源自希臘文，沒有什麼壞的含意）。難怪瑞士和中歐一些擠在「大國」中間的小國，出了許多比較文學家。早期在比較文學上開山創業的，也是這些在國籍、種族和文化身份上特別複雜的人。而英國人根深蒂固的「大英帝國」觀念，恐怕是造成英國今天在比較文學上落後的一大原因。

#### 四 台灣的比較文學研究和活動

根據李達三神父（John Deery）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見「中外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三期至第五期），中國大陸境內的大學裏面，沒有設立比較文學或這一類的課程。因為這點，今天談論我們本身的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的研究及活動時，只好單單提到台灣。附帶應該一提的是，王潤華先生於一九七三年起，在南洋大學中文系榮譽班上，開了「比較文學」和「西方漢學研究」這兩門課，算是星馬僅有的比較文學正規活動了。

在台灣，比較文學是學術界的一個頗為「熱門」的話題。一般愛好文學的人，都曉得比較文學這名詞。台大中文系的教授，也許因為「切身關係」，亦常在課堂上提到比較文學。這名詞在報章雜誌上也屢見不鮮。這種情形，有點像幾年前台灣流行存在主義一樣。當然，比較文學是專門學科，流行程度不及普遍化的存在主義那麼「瘋狂」。

關於台灣的比較文學活動和研究，目前有四篇專題報告。朱立民教授的「比較文學的變遷在台灣」，發表在「國際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刊」（*Proceedings from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ference, Taipei, 1972*），中文譯本在台灣版「純文學」月刊五十七期（一九七一年九月號）。李達三神父的「比較文學的研究在台灣」和「比較文學的

活動在「台灣」，都發表在英文的「淡江評論」(Tankang Review)，分別為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七〇)和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七五)。此外，朱立民教授還有另外一篇報告「淡江評論的世界和以後」，發表在「淡江評論」第六卷第二期和第七卷第一期的合刊本。

台灣「正規」的比較文學活動，可說是從一九六八年開始。當時，劍橋大學來的客座教授張心滄，在淡江文理學院開了一門「比較文學」的課。但他一走，這門課便停了。不久以後，台大外文系籌辦博士班，而當時的文學院院長朱立民和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一致認為外文系的博士班所頒授的學位，對我們最有意義的，應該是比較文學，而不是單單英美文學。一九七一年開始，台大外文系便每年招收二至三名學生攻讀博士學位。根據朱立民一九七五年的那份報告，當時的學生人數共九位。

一九七三年，台灣的比較文學學會正式成立，定名為「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屬於「國際比較文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一個分會。它的宗旨是推廣台灣的比較文學研究和活動，會員泰半是台大外文系和中文系的教授及研究生。學會活動分兩部份，一是基礎工作，如編輯比較文學的中文論文書目和批評索引，另一是舉辦各種學術演講和會議。從一九七三年起，學術演講平均每學年舉行八到十次。九月份開始的一九七六學年度的第一次演講，「中西劇場結構的比較」，剛在十二月初舉行過，由俞大剛和黃美序兩位教授主講。迄今為止，這個學會已主辦過兩屆國際性的比較文學會議，第一次在一九七〇年夏，第二次在一九七五年夏。第二屆會議召開時，哈利·雷文和弗朗茲(Horst Frenz)等美國比較文學界泰斗也趕來了。至於國內性質的比較文學會議，第一屆剛在一九七六年夏結束。

台灣的比較文學活動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台大外文系。平時的活動，除了學術演講外，便是外文系編輯和出版的「中外文學」月刊，以及由外文系編輯但由淡江文理學院資助出版的「淡江評論」。這兩份刊物，一中一英，一個對內一個對外。「中外文學」自一九七二年六月創刊以來，發表許多關於中西文學關係的論文，同時也注重國內的文學創作。編輯方針是要使之既學術性而又能普遍化。從前的「純文學」、「現代文學」和「文季」等刊物相繼停刊以後，一般人都把「中外文學」看作是台灣目前僅有的純粹文學刊物。當然，這不包括

「幼獅文藝」等半官方的雜誌。

至於「淡江評論」，根據朱立民教授一九七一年的那份報告，它發表的論文，可以在三  
種國際性的書目裏查到。撰稿人除了華籍學者外，有一半左右是美國及歐洲學者。它特別強  
調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之間的研究，性質可從下面幾篇論文的標題，窺見一斑：王靖獻的「  
衣飾與追求：離齋和仙后的比較研究」（二卷二期和三卷一期合刊本），Gloria Bien的「  
詩經在法國文學」（六卷一期），候健的「巴璧德與中國思想」（五卷二期），以及 Jeanno  
Knoerle 的「龐德和中國文學」（四卷一期）。

## 五 比較文學的參攷書

比較文學的參攷書目（*bibliography*）是個頭痛問題。這門學科的範圍太廣泛了。這裏  
只能略為介紹最基本的參攷書，並且也只限於中日英三種我們比較熟悉的語文的著作。同時  
，在英文那一部份，我的選擇不免受個人觀點左右。

據說台灣的比較文學學會正在編一本中文的比較文學書目，但還未見出版。對我們的實  
際要求來說，目前最好的一本英文書目，是紀秋郎和李達三等人編的「給中國學者的英美文  
學和比較文學書目題解」（*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American, and Com-  
parative Literature for Chinese Scholars*），一九七五年剛由台北淡江文理學院出版。裏  
面列入大約三千種書目，特別強調東西方的文學關係，也收入一些中文書目，包括中文期刊  
裏的論文。

西方最權威的書目是 Baldensperger 和 Friederich 的那本「比較文學書目」（*Biblio-  
graph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49*）。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有「比較文學與一般文  
學年鑑」（*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的每年補充本，到一九七  
〇年為止。以後的可查「美國現代語文協會書目」（*MLA Bibliography*）的有關部份。

目前還沒有一本用中文寫的「比較文學概論」之類的專書。陳慧樺和古添洪編了一本「  
比較文學的藝吟在台灣」（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七六），裏面收的是各家論文，偏重  
實際的比較文學批評，關於方法論、定義等理論範圍，只由一兩篇論文作代表。但它恐怕是

迄今爲止最「好」的一本有關比較文學的中文書了。

早在五四時代，戴望舒就把提格亨的「比較文學論」( *La Littérature comparee, 1931* ) 中譯，有台北商務一九六五年的翻印本，原書出版日期不詳。傅東華也譯過洛里哀 ( *Fredéric Lollée* ) 的「比較文學史」( *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 comparees, 1903* )，上海商務，無日期，但傳的譯序寫於一九三〇年。這二本書在今日看來，已經過時，只有歷史上的價值。

「中外文學」月刊五卷二期，一九七六年七月號，是一本「中華民國第一屆比較文學會議專刊」，發表會上宣讀過的論文。「中外文學」月刊四卷三期，一九七五年八月號，和台灣版的「純文學」月刊十卷四期，一九七一年十月號，都是「比較文學專號」，偏重實際批評。

紀秋郎在「有關中英文學比較研究的日文著作書目」(台北，台大，一九七二)裏，列入大約九百五十項日文書目。中島健藏、太田三郎和福田陸太郎編的「比較文學的目的及意義」(東京，一九七一)，論及比較文學的性質、範圍、問題和方法學，也提供目前八個地區這種研究現狀的資料。另一本近年出版的導論是大塚幸男的「比較文學：理論、方法、展望」(東京，一九七二)。

英文專書和專篇論文，汗毛充棟。威立克雖未出版這方面的專書，但他的三篇專論，「比較文學的名稱和性質」、「今天的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學的危機」，十分精采，討論問題最有系統。前兩篇收在他的選集「字義界說」( *Discriminations, New Haven, 1970* )，後一篇在「批評概念」(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1963* )。

另一本重要著作是威斯坦因 ( *Ulrich Weisstein* ) 的「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縱論和導論」(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Bloomington, 1973* )。威立克在一篇書評裏說此書「無疑是此類著作中最好的一本，資料翔實，組織明晰，文筆清楚，論點合理，並且在判斷上有相當的容忍」。書後有各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史，和六十五頁的參攷書目及腳註。威斯坦因也是好幾位中國比較文學家的老師，任教於印第安納大學。

英國在比較文學方面相當落後，但 *Henry Gifford* 的「比較文學論」(倫敦，一九六九

），值得一提。第一章甚有啓發性，清楚說明比較文學何以是無可避免的方法。另有一章談英國大學的比較文學課程。

兩本有名的選集是由 Stallnecht 和 Frenz 合編，以及 A. Owen Aldridge 編的，正標題都是「比較文學」，前者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一九七一年修正本），後者由伊利諾大學出版（一九六九）。

一九七六年中開始，王潤華每期都在吉隆坡出版的「蕉風」月刊上，翻譯一篇美國學者寫的比較文學概論之類的論文，似乎打算以後收集成書。希望他也把上面提過的威立克幾篇論文，翻譯出來。有關這方面的中文資料，目前相當缺乏。我們同樣迫切需要做的是，編一本中文的比較文學書目，以及期刊論文索引，免得連這些有限的中文資料，也散佚在龐大圖書館的某個書架上，難以追查。「治學當自書目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台北寒流冬夜



王潤華譯

# 比較文學的概念、歷史、 研究方法及內容

## 一 簡單定義

現在一般人都同意，比較文學不是把國家文學互相對立地比較。相反的，它提供一種方法，開拓個人在研究某一國家文學時的視野——使人能够超越狹隘的國家界限，去考察各民族文化中的潮流與運動，及認識文學與人類活動其他領域的種種關係。

比較文學研究基本上與個別的國家文學研究沒有什麼差別，只是前者在研究內容上較為廣大，因為它取材於一種以上的文學，不排斥一個人所閱讀到的東西。研究比較文學的人，與其限制於一個國家的產品中，寧願置身於文學百貨公司，採購各國之貨物。因此比較文學最簡單的定義，可以解釋為通過一個以上之國家文學的視野來研究文學現象，或者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間之關係。「比較法律」，「比較歷史語言學」和「比較民俗學」這些名詞與「比較文學」性質相近。所以「比較文學」只是一個為方便而使用的名詞，用來說明超越國家界限的文學研究。

## 二 比較文學概念之演進

這個學科最早期的學術研究，主要是從事文學史和文學與社會關係之探討。在某種意義上，比較文學的先驅是史托夫人（*Mme de Staël*）。她寫過兩本舉世聞名的關於國際文學關係的書。一本是一八〇〇年出版的「從文學與社會制度之關係論文學」（*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另一本是一八一三年於「關於德國」（*De l'Allemagne*）。「比較文學評論」（*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在一九二二年第二卷刊載了史托夫人與傑佛遜總統的通訊，同一時期，白璧德（*Iving Babbit*）讚揚她說：「幫忙推進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比較文學，她的貢獻非他人所能及。」

一七八八年，史格勒（*Fridrica Schlegel*）的美學觀點使他在他的「世界詩論」（*Universal poesie*）之觀念下，把比較文學跟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連繫在一起。用他的話來說：「浪漫派的詩是一種進步的有世界性的詩」。所謂世界性，史格勒不是指所表現的每個人所感受的態度都完全一樣，或者發揮一種每個人都會有所共鳴的號召力。他所謂世界性，其實是指浪漫詩具有廣大的題材，包括人類生活經驗的一切。詩人或小說家，換句話說，對任何有興趣的人物或情感的大小瑣事，都不應該從作品中排除出去。

哥德在二十五年之後，提出了他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的觀念，體現了地理、心理與美學的特質。哥德相信，所有民族精神上的需要，可以通過「世界性的世界文學」（*A Universal World-Literature*）之知識而滿足。他心目中這種世界文學，是各國優秀詩人及美學作家在朝人大道的大同世界所貢獻的共同遺產。比較文學最理想的定義應該包涵史格勒「世界詩論」無所不包容的心理因素，以及哥德的「世界文學」中所反映的那種對美學之優美之關注。

真的，有些批評家反對世界文學的觀念，他們的理由是基於它等於將「偉大作品」或「世界名作」當作個獨立的藝術作品來研究，因而忽略了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文學文化等歷史傳淵。另一些人反對的理由，是因為世界文學事實上只是西方文學，亞洲和非洲的傳統全被排斥在外。這些反對是言之有理，不過只是對那些有缺點的世界文學理論應用

者而言，世界文學本身是不容反對的。的確，比較文學研究應該包涵人類生活的一切重要題材——它們成功的被寫進幻想作品中去；應該把個別的作品，與其它民族傳統中類似的創作連繫起來；也應該包括東西方之文學作品。多數比較文學研究者忽略東方文學的唯一理由，是由於他們都缺乏探討這些作品應有的語文能力。

在歐洲與美國，「普通文學」(General Literature)有時與「比較文學」互相通用。它們之間有所差別，但是學者們一直無法同意其差別應如何劃分。普通文學也許相當於史格勒和哥德的世界性理論(史格勒主張主題，哥德主張美學感受)。在這意義下，普通文學應包含主題，文體，以及傑作的個別研究。比較文學則包含文學史(包括運動，時期和影響)，以文學與社會，政治和哲學背景的關係。從這意義來區分其差別的話，普通文學會完全超越國家界限；而比較文學則集中注意某一文學與其他之關係。儘管區別是這樣，事實上這兩種區分經常重疊地接合起來，即使分開來用，「比較文學」一詞廣泛地被用來涵蓋兩者。

### 三 「比較」一詞之內涵

在文學研究中，「比較」一詞可能用來指示類同，傳統，或影響。類同包涵兩部沒有關連的作品裏面，風格、結構、情調或思想的相似處。譬如，俄國長篇小說 *Obomov* 可以拿「漢姆萊特」(*Hamlet*)來比較，因為兩者都是研究猶疑不決，優柔寡斷的人物個性。傳統或因襲包括由於共同歷史，年代和形成而形成的許多作品間的相似問題。哥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可以拿李察遜(*Richardson*)和盧梭(*Rousseau*)的書信體小說來相互比較，因為三者都用第一人稱叙述法，而且都是盡量發洩個人情感的小說。影響的例子，我們可以拿義大利馬佐林(*Mansoni*)的歷史小說「金玉盟」(*I Promessi Sposi*)來做例子，它在好幾方面都直接受到司各脫(*Walter Scott*)的英文歷史小說之影響。

對那些提倡重視歷史觀點的人來說，比較文學的黃金時代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這個時期出版的重要研究中，文學關係極受注意，不但所說的問題精確具體，而且有嚴格的書目予以證明；次要作品常拿來與主要作品相提並論。此外社會與哲學背景也常引用和討論。

從歷史觀點來研究文學時，文學影響是最受重視，注意力集中在發放者（*emitters*），接收者（*receivers*）及媒介者（*intermediaries*）（這些名詞很别扭，通常用作書目的分類小項目）。研究哥德與英國，舉個例子來說，則致力探討英國生活與文學對這位德國作家之作品之影響。在這種情形下，英國的作家即為發放者，哥德本人是接受者，而他的英國筆友或英國通的德國朋友就是媒介者。如果情形相反，是研究哥德在英國的影響力，那時哥德是發放者，英國作家及英國讀者大眾是接受者，而哥德著作的翻譯，編纂，評論，甚至旅居德國的英國人和哥德的德國筆友都算是媒介者。一般性的研究，雖然一般研究的重心在於主題與類型（*themes and types*），也有論影響的，不過這只是偶然這樣做。在古典主題或傳說的研究中，如關於浮士德（*Faust*）和唐璜（*Don Juan*）的研究，重點往往在於心理學，道德，哲學及其他個別作品的其他方面，而不是論作者或國家的淵源。

重視影響問題的理由，往往被人歸因於一切講究科學精神的十九世紀，尤其左右力很大的發生學（*genetics*）。批評家似乎都把文學作品看作科學的有機體，像生物一般生長與進化。換句話說，文學之道被看成與自然之道一樣。

對影響的探討，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並且至少在英國文學中，與聖經的校勘詮釋很有密切關係，因此尋找新舊約中類同的經文便成爲標準手法。這種治學方法又受到詩歌與拉丁古典文學密切關係之刺激，詩人寫詩時，經常引用相同的句子或在腳註中指出相似的各句。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中的註解便是最有名的一種例子。

近幾年，從美術觀點來看問題，愈來愈被比較文學者所採用，這類受到特別重視的研究多數是討論相同（*resemblances*）或類似（*affinities*）問題，而不是影響，「關係建立法」（*rapprochement*）就如比較法律，專門尋找「未接觸的類似」，因此可以集中精神去研究重要的作品，提供美學分析的機會，同時對藝術的創造過程也提供真知灼見。

影響研究可能被批評的地方，是在於過份依賴次要的特性與次要作品；類同研究（*affinity studies*）可能被批評的地方，是太過依賴主觀與印象。前者在方法上似乎太過死硬，後者卻嫌缺少方法。根據某些學者的看法，探討資料的淵源和影響雖屬比較，但不是文學；另一些學者認爲，通過關係建立法來展示類似，本身雖是比較，但不是比較文學。雖然如此

，在促進深入了解文學和欣賞文學上，兩者都有極大的價值。

#### 四 研究方法與研究類別

由於比較文學處理的材料非常廣大而複雜，至今仍然沒有理想的研究方法或規範。本集（「比較文學的內容與方法」）中論文的分類，說明方法術語（Methodological terminology）不管怎樣，還是模糊不清，同時研究同樣一個問題，可以採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因此結論是：方法沒有內容那樣重要。

本書中的論文之所以分成五類，並非依據了什麼傳統標準。第一類是「文學批評與理論」，那是美學價值在文學上的應用。研究國家文學或比較文學時，這一類都是不可缺少的。第二類「文學運動」所研究的範圍，是明顯的心理學上，思想上或風格上在某一個時期的趨勢，它們影響廣大深入，成為整個時代的特色。第三類的「文學主題」（Literary Themes）包括人物及抽象的思想觀念，他們在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裏，經常被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手法表現出來。像浮士德和唐璜便是人物主題的例子；像自殺是抽象主題的例子。第四類「文學形式」又通稱為文體，這是傳統形式而定的文學作品之結構，譬如十四行詩（Sonnet），史詩或長篇小說。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時候，作品都要求遵照嚴格的應用形式。現在的要求已不再有那樣嚴格，不過如果要敘述二十世紀的戲劇，小說和詩歌之獨特形式，還是可以講出來。第五類是「文學關係」研究，是採用數之不盡的方法來探討文學現象。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是追查資料之淵源與影響，以及說明文學與其他人類知識之關係。

（本文原題 The Purpose and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是 A. O. Aldridge 所編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tter and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9) 一書之緒論）

# 香港現階段現代詩概況

香港早期的現代詩，大致受臺灣詩風影響，翻開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或者其他詩園地，不啻是臺灣現代詩橫的移植。就詩論詩，我們很難發覺香港與臺灣的分別。臺灣現代詩的弱點，如晦澀、虛無、混亂、有句無章；優點如精鍊、創新、濃縮、意象奇妙，香港一應俱備。我們前輩詩人的成就和推動詩運的功勞，自然不容抹殺，但如果說詩是時空的呈露，那末，香港早期的現代詩，就顯然有某方面的欠缺。

七十年代以還，這情況大為轉變。一些比較明朗的，口語的，而且是道地香港的詩作，漸次出現。這種轉變跟香港社會近十年來的經歷不無關係。香港的命運，與全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大陸有什麼變動，最先受到影響的應是香港。事實證明，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波動，香港於一九六七、八年間發生大騷亂；一九七年底又開始「爭取中文列為官方語言運動」，延達數年之久；其後一九七一年間更暴發釣魚臺事件的示威。這種種衝擊，香港的文化工作者感同身受，有切膚之痛。那段時期出現過一些口號、吶喊，和跡近歇斯底里的詩，這些詩藝術技巧既無，事件平息之後，也就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沒有流傳下來。但經歷多次的震盪，張開了的眼睛再無可能閉上。大部份的詩作者都意識到，純寫個人內心世界的不足，必需同時關心民族的前途，注目居住的社會。推己而及人，詩作者的具體表現便是，一些由生活出發，明朗的，透過敏銳觀察的詩作。

即以社會型態而言，臺灣雖逐漸由農業社會而趨工商業城市，但發展未久，泥土和樹木的地方，仍足以孕育抒寫鄉土的文學作品，鄉土的詩人。而香港久已是個相當污染的工商業城市了，入世既深，便只能產生呈露現代文明心態，反映都市生活的詩作。詩作者對城市所帶來的困擾與不快，感覺也格外尖銳。加上近年治安的不良，賭風的熾烈，經濟的不景氣，在在刺激文藝工作者，使他們幾無可能安居一隅。

五四時代詩集的重刊也促成這種轉變。香港政府對書籍的刊行，態度是開放的，除非抵觸法例，一概無禁。在這裏各類派別的書刊都可以讀到，文藝工作者可以互為比較，以資取捨。近年書商更大量翻印三四十年的文學作品，詩集方面，如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馮至等人的詩集，多數都能够讀到，很少遺珠。三四十年代是中國詩運發展某一程度的收穫季，當語體文已然成熟，可以充份發揮，竟棄而不用，要向西方乞援，是大可惜。香港近年的詩作者，得以承接前人的經驗，成就還談不上，但既然迷途知返，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另一方面，香港是個華洋聚居的地方，接觸西方文化較易，受其影響當屬難免，問題只在如何以平衡，不亢不卑的心態，將之融會調合，去蕪存菁；而不是自卑或自大，一窩蜂的人云亦云。對外不平衡的心態，來自對彼我的不了解。香港的詩作者大部份受過英文書院的教育，普遍能够直接閱讀英文，無需假手。除英美詩外，透過英譯，也可以向拉丁美洲、歐洲等各國的文學作品吸取養素。

香港早期的詩作者，或從大陸而來。而二十多年後，新一代本地出生的詩作者已然成長，用自己的語言，寫自己熟悉的事物，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說來香港現階段的詩，既非「橫的移植」，也非「縱的承繼」，它是兩者兼具，同時感覺兩者的不足，一種屬於當時當地的詩作。它的發展或未至於成熟燦爛的階段，但想是可以樂觀的廣濶吧。創作時，香港的詩作者，不能避免也遭遇難題，如環境限制等，最大的敵人，恐怕仍是自己。香港通行粵語，詩作者也多是廣東人。比較起來，臺灣推行國語，詩人在文字的口語上先天條件優厚得多。所以，香港的現代詩節奏，一般只求暢順，不若臺灣詩人的別出心裁，抑揚多姿。而有時候，暢順也是難得的。

對香港詩讀者來說，臺灣詩壇派別林立，壁壘分明，辦一份詩刊，往往就等於多開一個戰場。幸或不幸，香港近年既少詩社，也不出產雄辯的理論家。數年來，比較着力詩評論的要算「詩風月刊」的凝和蕭艾，二位所論的對象畢竟都是個別的詩人或作品，並無純理論的鼓吹，不會引起廣泛的討論，對

詩風影響不大。臺灣詩人多少予人連羣結隊，聲勢浩壯，而旗幟鮮明的感覺（每份詩刊創刊，照例有一篇堂而皇之的宣言），香港方面則是各寫各的，比較獨斷，而莫測高深。這情況，壞處是推動詩運未能協力齊心，難以促成風氣，散漫，無一定旨向；好處是各別發展面貌，寫詩就是寫詩，不浪費精力於無謂的爭辯裏。

臺灣文風盛，詩人也較重名位，動輒可以弄「一個小盛唐」。說香港詩作者不重名位那是騙人，他們只是疏散，無組織。不抱着「文章千古事」的事業心意寫詩不行，然而過份的擁抱，却成爲詩的負荷，而至於可厭的地步。臺灣詩人張默等編了本「現代詩人書簡集」，這是本爲大詩人保存他日「被研究」(to be studied)的資料書，是故詩以外的話題照錄，其情真可感，可是香港一般詩友讀來，頗感吃不消。反過來說，香港的文學作品，（不僅是詩）一直乏人整理，比如戴天的詩，西西的小說，綠騎士的散文，已有多少湮沒了？遲來的後學者，往往只聞其名。這五年內，香港現代詩的園地和經常出現的詩作者，列表如下：

刊 物 名 稱	創 辦 時 間	主 要 作 者（一九七〇年起計）
①中國學生周報 （詩之頁）	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五日——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戴天、馬覺、淮遠、李國威（以上前期）、梁秉鈞、西西、吳煦斌、阿藍、張景熊、康夫、羅少文、禾廸、馬若、銅土、納西等
②秋螢 （雙月刊）	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	李家昇、關夢南、馬覺、馬若、麥繼安、卡門、羅幽夢、羅少文等
③七〇 （雙周刊）	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	邱剛健、鍾玲玲、淮遠、瘡石等



④ 當代文藝 (月刊)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一日	多屬越南、星馬作者
⑤ 盤古(月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 日	戴天、淮遠、李國威(以上前期)、古蒼梧、關懷廣
⑥ 明報月刊	一九六六年一月	戴天、談錫永、蔡炎培
⑦ 詩風(月刊)	一九七二年六月	舒文、楚狂生、羈魂、康夫、原木、羅維明、北岳、 靈石、何福仁、葉輝、黑教徒、野牛
⑧ 時報詩頁(香港時報·月刊)	一九七五年八月	張灼祥、羅維明、也斯、張景熊、黑教徒
⑨ 大拇指周報 (詩之頁)	一九七五年十月	梁秉鈞、西西、康夫、何福仁、吳煦斌
⑩ 海洋文藝 (月刊)	一九七四年四月	舒巷城、何達、浩泉

香港公開的文藝園地委實太少了，特別是詩園地。表上所列，純詩刊的只有「秋螢」和「詩風」，但「秋螢」早夭，而「七〇」及「中國學生周報」也先後休刊了，目前可供詩作者耕耘的只有「詩風」、「大拇指周報」、「時報詩頁」、「當代文藝」、「盤古」及「海洋文藝」。其中「當代文藝」水準不高，「時報詩頁」為版位所限，俱難成氣候，「盤古」(後期)及「海洋文藝」則走掛判寫實路線。一份夭折，另一份繼起；一些人離去，另一些人走來，香港的詩運真是革路藍縷，似斷似繼。近年寫詩的人無疑多了，但結集者少，這五年裏大概只有十六本吧了。原因很簡單，嚴肅的文學書籍銷路差

，尤以詩集爲甚，影響之下，極少書商願意賠本出版詩集，詩作者多數自掏腰包。而香港的印刷費也較臺灣昂貴。所以，寫詩半生，心力是用了，却往往並未成冊，而詩已散佚了。

前面說及詩風的轉變，說來容易，詩人於其間實在必需經過一番自省和調動。前行詩人除了何達、西西、馬覺、舒巷城、梁秉鈞、蔡炎培、羈魂等仍然創作不輟外，其他如馬朗、崑南、盧因、王無邪、羊城、李縱橫、金炳興等，或離港或興趣移轉，已難見在港發表詩作，至於戴天、溫健騮（編按：溫健騮已於七六年六月六日去世了）等產量已減，詩也有明顯的改變，古蒼梧則轉以政治爲題材。這五年內，大部份的名字，是新的名字。

下文就我已所感，概略介紹近年香港一部份詩作者的表現。香港的詩作，大致可分三類：抒情的，諷刺的，哲理的。中國詩的遺產裏，最豐富的應是抒情詩。此類型作者無論如何感興，皆從自我出發，觀照萬物，總含一個我字。好的抒情詩往往是詩人自身生命的呈露，喜怒哀樂，因頓與惶惑。不過時空有別，生活習慣不同，所抒的情和表現的手法，應該古今迥異，比方現在寫離別，仍是長亭折柳之類，便是抒古人的情，虛假得很了。故此所謂抒情詩，也需有某方面的現實意義。至於諷刺之作，旨在改善當前的人和事，自難與現實生活分割，它所要揶揄的，無寧是口號與吶喊。反而是哲理詩，因屬詩人對人生的感悟，側重人類的共通性，不免會「學院」些。其實，詩的真正識別，唯有好壞兩種而已。好的詩，始於小我，必終於大我；而普通的，也不失其爲特殊。爲行文方便，我這裏僅就詩作者主要作品情態而言，沒有一個詩人會喜歡被歸類，講香港的詩友知我罪我。排名自然是不分先後的。

香港現階段，仍以寫抒情詩爲主的作者最多，鍾玲玲的出現，是香港詩運的大喜悅。她表現了個人內心豐富的世界，是現代人的情態，自然，明朗而口語，如「我的哀傷」、「我看見他」等是。她諷刺的作品，同樣是敏銳而深刻的。可是近來已少詩作了，散文從前門進來，詩却從後門溜去。

西西寫詩多年，其志不渝。她的詩口語，明朗，富幽默感，詩思常出人意料。她近期的「快餐店」、「長着鬍子的門神」表現了西西一貫的可親可感，節奏明快，純厚而樂觀。

李國威的抒情詩則纏綿悱惻，感慨遙深。如「曇花」、「爭吵之後」等是。

吳煦斌的詩作不多，但每首都保持一定水準，她的詩調子沉鬱，色彩濃烈，而文字洗鍊優美，運注情感於細緻的觀察中，「你從水中來」、「山」、「東涌」等是。近期的「井」，則似是這鬱結的解放，開朗可喜多了。

康夫頗多產，但水準不太穩定，寫得好時，想象新奇，烘托出現代人落拓無奈的氣氛；寫得不好時，意象凌亂，組織失調。前者有「我們是迷於山霧的人嗎」、「窮途」等，後者則有「三月的聲音」、「一武士之諾言」。「我們是迷於山霧的人嗎」是他的得意之作，異於其他而表現出堅決不移的精神。張景熊的「唐娜與唐納」寫兩人的相依為命，造形特出而感人。他多寫情詩，比較個人，如「几下茶冷」等，多能烘托一種和諧的氛圍。

梁秉鈞從城市生活發掘素材，寫了一系列以香港街道為題的詩作，透過敏銳的觀察，加以剪裁，賦它們一種意義。他的詩形像鮮明，而自我深藏。其他作品，如「茶」，平淡裏流露廣遠；如「雙」，風趣裏流露真摯。

阿藍是以前「秋螢」的卡門，但卡門與阿藍的分別真不啻天壤。阿藍重新出發的詩不多，憑藉了現實生活豐富的體驗，以親切同情的語調寫來，感人甚深，如「星期日，星期日」。他的「不要讓爸爸知道」抒情的背後，蘊藏有力的控訴。

馬若可能是香港目前唯一寫兒童詩的作者，他的詩口語，單純，平易近人。此外多寫抒情詩而有良好表現的年輕作者還有原木、北岳、葉輝、羅維明等等。

至於諷刺詩，成功的作品並不多見。戴天近年所得，如「啊，我是一隻鳥」、「一九七一年所見」、「石頭記」等證明這方面的詩大有可為。寫得較多的是淮遠，他運用了強烈的對比，而用詞也比較尖刻，如「蝦」、「蜥蜴」等。鍾玲玲的「表弟的來信」則是這方面的佳作。康夫也寫了些，却與淮遠大不相同，另有一種風趣俏皮，如「愛情故事」、「給一位社會主義者」是。楚狂生則諷刺現代病態的、機械的文明生活，如「生事」、「都市三部曲」等。

詩中表現哲理的作者有談錫永、舒文、楚狂生等。談錫永喜佛，以禪理入詩，文字洗鍊，氣氛淒迷，如「禪悅」、「藤花扇」等。他的詩本質上仍是抒情的，未必是現代一般人的情態。舒文頗受葉慈的影響，如「靈魂與肉體的對話」等是，他的詩知性重於感性，多徵用文學典故，而不斷的尋求外在形式。他的「給尋找我的人」表現自然萬物的生長發展；「樵夫的故事」則另有一種幽晦的玄妙。

附註：所謂「現階段」，我是指由一九七〇年起，至本文脫稿時止。

●編按：本文原刊台灣『龍族』詩刊十六號（七六年五月五日出版）。

一九七六年二月（初稿）

編輯室輯

# 香港現代詩選

張景熊 (小克)

## 唐娜與唐納

唐娜與唐納

在西灣河

開了一間

喫茶店

聲明

專供應

檸檬水與菊花茶

秋天的顏色

牆上

隱現

梵谷與齊白石

唐娜與唐納

檸檬水與菊花茶

客人光顧

可以隨便留下

一樣有趣的東西

店裏沒有侍役

全部自助

唐娜與唐納

除了說夢

還有很多時間

唱有關陽光下午的歌

從前在西灣河

老夫婦離去

忍心留下咱們倆

在陽光下午

燦爛的熱檸檬

與古老的秋菊

在校園裏

盛放

秋天的天空

誘着白色的雲

就像喫茶店裏

隱現的顏色

晚上

唐娜與唐納

點拾客人們留下

那些有趣的東西

梁秉鈞(也斯)

## 排灣族的房子

在別處很難見到了

那些木樁準的嵌鑲

承起橫樑和屋簷

在黑暗的屋中推開窗

張望原野的廣大

貝殼和卵石

一支未完成的兒歌草稿

生鏽的剪刀

金魚和夜光聖母

幾條牙簽

一把木開呎

一朵花及幾根草

然後他們好小心

好小心地

把這些有趣的東西

放置在後園的亭子裏

唐娜與唐納

開始商量

煮一鍋

紅豆粥作晚餐

光線照入戶內陰暗的圖畫

樟木參差的紋理

人的故事

總有巨蟒盤繞其上

生命華美的鏤刻與破蝕

使人久久仰望  
很難見到了  
火是用木和石  
從手建起的事物  
從蜿蜒門邊的木雕  
找尋那有力的刀痕吧

西西

## 對岸來的人

他帶來一條沙河  
一座碉堡  
換去一道斑馬線  
一柱交通燈

他帶來亮麗的攀山列車  
換去一條暗沉沉的海底隧道

他帶來東岸的斷崖和浪花  
峭壁與珊瑚礁  
換去圓形大廈  
停車場和免稅品店

他帶來森林和五種松樹  
叮叮的伐木聲  
換去吃角子老虎機

撫摩大塊板岩砌成的牆壁  
踏出門外  
在那雄渾的黑色上  
却碰到遊客們刮上的  
他們各自可笑的  
白色的名字

汽水的廣告  
消防車的警號

他帶來井  
屬於雙子星座的湖  
換去瀘水池  
自來水塔和海水化淡廠

他帶來溫泉  
換去現代化的浴室  
他帶來鹽田  
換去電動的廚房

他帶來彩繪的蘭舟  
警濤拍岸的島嶼  
濱海的日出

換去垃圾焚化爐  
中央空無調節系統

人造衛星傳播站

他帶來漁港

積雪的嶺

吳煦斌

東涌

遙遠的下午帶我來到這裏

雨蓬和熙攘的陰影

越過道路我看見雨後鱗白的流木

你只在想像中成形

溼熱的空氣中又去了

這森林的氣候

我看見野芋支撐天空

綠色的傘如雨

而對我成長仍是靚靚

慌亂的燁

焦灼的魚的猶豫

我寫及堅持

而我在季節的傷害中撒手

這裏是支撐一面頹垣的黑衫

海拔三千公尺山上的雲海  
峽谷、草原和一座古城

換去天橋和廣場

地下鐵道和邊界

以及星期日晚全市的呵欠

破盆，細疊的乾枝

遠方仍有隱約的幌動

我攀上石堆看田

搗着堅硬的石塊

水稻的擺動帶走了穩定的時刻

白色的陰影溶化

又來了一批步行的旅者

高興你能在歌中自癒

我也會有天空

而我傷於憂懼

風來又聽見下牆的花開

看着這四月盛放的石桃

我也能在胸臆開滋長麼？

談錫永

## 髮結

爲一張舊的生活照片題。照中人，有關上面的  
那首小詩題到的往事

伶着闌杆

誰把你眼神鑄在  
絕望的西風裏  
年年佇立衣單；  
只風吹不散  
雙丫髮結

點二十二年霜屑

長記那年

送你，送斜陽  
送渡汾河的橫水渡  
一抹蒼黃  
染風裏髮絲青結  
當年的你

髮結如今解未？

髮未解時

七月的菊花已凋太早  
於向想每徒然想起  
那古老小城的石板路  
指向江濱  
時有彩虹橫起處——  
西風裏窮途日暮

你背後的天橋

飛渡，飛渡到那裏呢？  
可似兒時聽取的故事  
人可化爲風蝶  
風自西來，蝶往西飛去  
只辰未解  
髮梢心上的蝴蝶結



鍾玲

# 我的哀傷

只因你無端向我開起

關於哀傷的故事

請原諒我把微笑，化作

突然被宰割的青色果

默默滴着汁液

更抱歉我不能清楚的告訴你

只因在潮中的

不能說潮

雨中的

不能說雨

何不喝口咖啡？

也許

我還不會開始

假若我可以死

誰會在乎它的次數？

我同樣懂得一派天真

如果你看不起

看不起哀傷

我總喜歡讓它從指間

潛進那黑黑的晨早

的咖啡

# 突 荒 漢

會館寬濶的大廳擺滿了桌椅，座客卻很寥落，幾個女侍懶洋洋地佈置着筷子和碗碟，還低聲笑諱起各自的私事。黃秘書坐在入門處的長桌後，視綫煩燥的遊離於靠牆外滿堆的祝賀花籃，又將嘆氣沉重地摔落在眼前雪白的簽名書上，暗自咀咒起華族的時間觀念。

黃秘書的額骨很高，有幾條深深的皺紋蚯蚓似浮行其間，隱藏在細邊金框眼鏡後的雙眼，更是沉鬱着某種茫然的情緒。可能是整個軀體壓住木椅太久，他感到背部酸痛而舒伸懶腰站起，對着大廳環視了一周，見到只有二十來位人客斜倚門前或圍住桌面，各自交頭接耳的在啃花生聊風月，場面的確是顯得太冷清這點。

這次陳頭家獲得蘇丹勳銜拿督，設百席酒筵給自己慶賀，也不早點到場協助招待。等候於黃秘書而言又是極爲煩厭的事，便心不在焉地和幾位人客招呼後，獨自漫步走出敞開的大門。抬望眼時，見到懸掛有兩盞血紅的燈籠，正僵伏在冷風的陰森中搖曳起來追逐着虛無。世界各處似乎都同時流動着這股冷風，總是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潮水洶湧般淹來滿身的寒氣臆骨。黃秘書迎着冷風敏感的縮起雙臂，石獅又蹲着殘缺的輝煌在守望眼前的喧嘩，叫他見到就湧起陣難以詮釋的恐怖感覺。

客人開始陸續的踏進大門，黃秘書抖動瘦骨嶙嶙的肩膀輕咳了陣，便強提起精神擠出職業化笑臉應酬起來。黃秘書是陳頭家的「親密戰友」，從準備講詞到聯絡感情都得負責，此外還要時時刻刻地爲陳頭家的鈔票而盤算。生存於這事事競爭的年代，人人都爲了錢途而茫然地鑽營，身爲陳頭家的秘書正好是進身之階，以爲將來豪華且寫意的日子而鋪設。

陳頭家不但有錢，而且有勢，還是好幾間社團組織兼政黨要人，今晚的宴會勢必異常隆重及熱鬧。然而廳外烏雲越湧越濃，一輪圓月都給侵蝕大半，天際且壓得如此低沉，眼看大雨就要落下，廳裡人客卻未足半數，黃秘書不由蹙起雙眉，搓着雙手踱着焦急的步伐，微弱的聲音都讓廳裡的煩囂全給掩蓋掉了。

窄窄的長街筆直地伸延向另一程站，這冷風的夜令人感到寒冷且清醒。車前燈流顛如梭，馬達引擎聲穿過他的焦急呼嘯而去，就是缺乏等候的蹻音再移近了。黃秘書望着自己瘦削且孤獨成豎線的影子直愕，突然間覺察自己生命過程的荒謬，一直爲了等候着和自己沒有關聯的人們而煩惱。過去那些震盪着他忽想的晦冥色彩，便有如濃霧般再自心底冉冉罩起，就着存在底本質自我詢問，黃秘書努力要排遣這一切思緒，然而每當他冷寂的時候，這些意會總是不能自己的強烈地纏繞回來，彷彿自始至終都是潛伏於他的記憶裡似的。

一輛金黃色的馬賽地房車在門前緊急刹住，陳頭家臃腫的軀體隨着車門的推開映入他的視鏡裡。黃秘書有陣驚喜，企圖搖落那些思緒的搖搖滿頭白髮步下石階，卻看到小吳阿諛奉承的臉色也擁在陳頭家的身旁，臉上表情立刻給扭變得很不自然，只得勉強擠出笑容，卻是種極爲枯萎的容顏。

「陳頭家你現在才來，我等您等得好久了。」

陳頭家沒說什麼，冷冷的抬着頭環視廳裡一周，陰霾開始於臉上緩緩浮動漸漸密集，側眼看他的眼神十分銳利：「只有這麼少人，你到底在搞什麼鬼？」

「我發出的請帖都是超過預算人數，那裡想到只有這麼少人出席，我看是——是天快要落雨的關係，是的，一定是這樣，今天的氣候看來不大好——」黃秘書帶着口吃的急急自我辯護。

「放屁！恁伯是挑過日子的，你少跟我講鳥話！」

陳頭家真的發怒起來，周圍又彷彿有許多嘲弄的眼光在窺視着，黃秘書難堪的不知要如何擺好站勢，忿怒的火焰又於胸臆間焚燒起來。潛意識中他強壓制起自己感情的起伏，然而強壓制是不情願的痛苦事，那意念又遂告萌芽——荒謬的生命過程、物質以外的存在意義，就有如團團滾亂的綿球般東拉西扯起來。

「陳頭家今晚是你的大日子，千萬不好動氣。對了，你看，記者們也來了！」

小吳笑眯着眼睛指點地說。陳頭家回頭望去，正有幾個記者掛着相機走過來，便換上可親的笑容，和小吳走過去，寒暄了一會才齊齊步入大廳。小吳臨走前還回頭朝他輕蔑地一笑，那絲奚落隨着眼眉的高挑毫無掩飾地飛揚起來。

黃秘書呆立不動。燈籠仍在風中追逐虛無、石獅仍在守衛眼前喧嘩、車前燈仍是流頭如梭。黃秘書似乎在苦苦思索一些問題，立在寒冷且清醒的街邊不動，就有如座石雕的塑像般迎風樹立。黃秘書開始懷疑自己是陳頭家「親密戰友」的位置，感官和意識同時流露着種種的自我質詢，最後卻形成一團捉摸不定的混亂，只覺得一種倦意慢慢地滋長，且周遍全身。大廳那股熱鬧氣氛卻是流露得越發高漲，躊躇了一會，也就頹然地緩緩步入亂闐闐的大廳。

嘈雜的聲音塞滿了燥熱的空氣，燈光照着張張各式各樣的興奮嘴臉。他只覺得有種隔閡，存在於他和衆人間，微皺眉頭的望向腕錶時，預定時間早已過了。透過擺動又擺動的頭顱間，他看到了陳頭家那襲淺灰色布料閃閃發光，於燈光下刺射着逼人的眩目，而小吳的微笑還是緊懸身傍。他推開人羣推開糾集耳傍的恭賀祝語，擠了過去將摺好的講詞遞給陳頭家，並於低聲詢問後宣告了閉幕。

陳頭家和另外幾個所謂社會聞人，推推讓讓的客套後才坐下，自煙盒掏出根煙於唇邊銜上，佇立身旁的黃秘書便俯彎下腰爲它點燃。抬望眼時，見到對面鏡裡反映出的自己，整個軀身竟彎成隻晒乾的蝦米似的。不由深爲自己看來沒有脊椎骨而感到莫名的蒼涼。迅速站直身來，卻無意地讓手肘輕微地撞到陳頭家的腹部，道歉聲中再換來利刃似的冷眼。

「各位先生女士們——」小吳站起來緊握麥克風高仰着頭敘詞，口沫橫飛的在吹賣些什麼，都是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陳頭家則靠在椅上微笑，看樣子似乎很滿意小吳的致詞。

鬧劇，是鬧劇，我才是這場鬧劇的配角，不是你這猥瑣且沒有人格的傢伙！望着小吳的

神采飛揚，他覺察內心有種強烈的妒嫉在嘶喊。他無法詮釋自己此時的情緒，理智和慾望同時相雜的混沌。

「現在讓我們請陳拿督爲我們說幾句話——」小吳又小丑似的雙手垂彎，做出邀女伴共舞的醜態，黃秘書看了只覺得有着滿腔的噁心在湧動。

陳頭家在掌聲中站了起來，得意自煥發着光彩的雙眼間迸溢無遺。對着手上的講詞看了一遍後才清清喉音，兩排金牙也就於張開的嘴中展示出來。

「各位親愛的同胞，小弟非常榮幸獲得蘇丹勳銜拿督，又承蒙大家登報或是送禮祝賀，情誼深高，無以爲報，實在過意不去——。」

衆人臉上帶着膜拜神明似的虔誠在傾聽，攝影機的鎂光燈則閃耀不停的搜索着陳頭家滿臉油光的面龐。黃秘書極不自在地坐着，彷彿大廳裡並不該有他的容身之處。那風扇又搖搖欲墜的無力打轉，看樣子是無法抗拒廳裡的悶熱空氣了。

陳頭家講得越發興奮，喉結一上一下的滾動，於黃秘書而言，嗡嗡的聲響，卻是種無形的精神束縛。進身之階。豪華日子，那潛意識再於嗡嗡聲中跳動起來，黃秘書的嘴角也不由牽動起抹悲憫的笑紋。其實他生命底實質已落成了人家腳下的皮球，不滿意時就給踢開得滾遠去。黃秘書此刻對自己的職位失去信念，也因此才權衡出自己始終是被愚弄的角色。他開始清醒的思考。不，這思考該是老早就盤僂於他的腦海，只是他不敢去面對，唯恐將失去一些據有的物質。

哄然的掌聲突然於黃秘書的耳廓外辭辭拍拍地響了起來。衆人高舉酒杯站起，向方致詞完畢的陳頭家舉出普天共慶的歡欣。黃秘書也只得茫然舉起酒杯，晶瑩的冰塊於琥珀色的液體間撞衝，光滑的杯面正反映出衆人的酩酊。飲勝！飲——勝，他仰頸傾飲而盡，辛辣的酒精於他喉間燙焦熱熱的暈眩。

「再來一杯再來一杯。別客氣啊！」

「菜上來了，不要客氣啊！吃吃吃！」

大盤的茶餚給端了出來，有清蒸魚頭有紅燒乳鴿，香味都隨着熱氣裊裊飄昇、瀰漫。

「慢慢來，菜燒呀！」

「哎呀！這麼慢，不吃白不吃。」

「嘿，嘿，你媽的貪吃鬼。」

溪裡游動的生命，巢裡啾啾的生命，都於碗碟與奮舉起的聲響裡，被群禿鷹聚斂的啄食着身後的死屍。

黃秘書只覺得腸胃裡的菜餚要全給嘔了出來，按捺不住的推開椅子站起，不理會厭惡的視線不理會驚訝的視線，跌撞的快步走向敞開的大門。

傳統的門身穿鐵甲手持長戟地緊貼於左右門板，黃秘書就瑟縮着身，自兩者的怒目圓瞪間跨了出來，而飲食笑噓聲並沒有中斷，究竟是我被摒棄門外還是他們被摒棄門內？

黃秘書喃喃自問。抬望眼，預料中的大雨並且沒有落下，冷冷的月色自烏雲後突破而出，在這食遠夜空裡流瀉滿微落光芒，澄澄黃黃的湮流入他的眼瞳。

稿於五月三日馬六甲

# 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

風  
293期  
1977  
07

風從鐵絲網外吹進來。撩起祖母已散亂的髻和髮髮。三幾綫在顫抖。

今天天氣好。有風。我說。沉默了一陣子，有誰料到我得以這樣一句淡而無味的口頭禪來和最親愛的最後一位長輩說話呢。一個月前，我們還在家裏，一家八口樂融融的畫面，依然清晰的印在記憶中。落得今天這麼一個場景，難道是天氣麼？

有風。祖母輕輕的頷首。輕輕的喃喃自語。風來就得蓋被。沒有風，天氣又熱又悶，氣死人。

明天傍晚我帶把風扇來吧。我向祖母建議。

我現在已是一個死人。祖母已經消瘦的手在空中握成一個拳頭，虛弱的打在經已污黑的白帆布椅上。

你想想看，孩子，才一個月前我還是生龍活虎，走路像鳥在飛。現在，現在，唉——  
祖母嘆了一口氣，用手絹揩了揩眼淚。

你哭甚麼呢？我說。這幾天豈不是天天都有起色麼？您看，昨天眼角還有眼屎，今天不是沒有了？前天舌頭紅得似火，還發抖呢。現在的顏色是多麼美麗。多幾天，慢慢就會好的。您安安靜靜，不要亂想，在這裏住多幾天就好了。是不是？

多幾天，多幾天！你就會騙我。祖母瞪了我一眼。眸子已失昔日的光彩。

我向她陪笑臉。手在她已經鬆懈的肚臍上按摩。祖母的肚臍上有一根草繩，環繞一匝，還繫着當時父親親手縫製的錢袋。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草繩已經黝黑陳舊。

錢袋寂寂沒有聲響。

一個月不見你爸爸，錢也沒有了。祖母突然問我：

你爸爸有起來吃嗎？

好像昨日昨日之前之前的一個月來的每一天所問所答一樣，我安慰她：

有。您放心吧。

有就好。有就好。她又再點了點頭。

他吃什麼？

粥啦魚啦肉啦。什麼都有。

鹹魚不好吃。醫生說過的，你可要記得。

好。

他有沒有起來坐？

有。

有沒有起來走？

有。

走很多步嗎？

嗯。

你沒有騙我吧？騙我老人家是不好的。

我爲什麼要騙您呢？

你爸爸生的是病，不會好了的。你們都在騙我。唉。我就是擔憂你爸爸才生病的啊。

您再亂說，我要罵了。

道觀裏的主持捧了一盅茶進來：

仙茶，亦喝一口吧。

主持出去以後，祖母坐在帆布椅上合手向門外膜拜。祖師爺保佑我們母子都好起來，我



們他日一定來隆重的答謝恩典。

我悄悄的在祖母耳旁說：

我載您去看醫生，好不好？

她兩眼再次睜了我一下。

我拜祖師就會好的。你胡說什麼？

那麼，您要不要回去呢？

道堂。

枯燈。

夜雨。

寂寞。

有時想起，我把祖母一口氣載來這裏，是不是太殘忍了呢？

母子情深。如果一旦事實在日後讓祖母知曉了，會不會罵我一生？但是也只好由她了。

我那裏可以回去呢？祖母說。親朋戚友都說我們家裏不可以同時有兩個病人。等我回去，他們會罵死我。

我說：您管人家這樣多。我載您回去吧。

她把我扶她起身的手挪開。

等你爸爸的病好後再回去吧。

爲了要把祖母送來道堂，我們編了一個謊言。殘酷的謊言，竟然令祖母深信不疑。

是罪惡麼？

是善行麼？

孩子漂亮嗎？祖母沉默了一會，又像剎那間想起了什麼。

漂亮呢。我說。祖母問的是我的初誕生的女兒。

臉龐是不是圓圓呢？祖母抬起虛弱的手在下巴上摸一摸。面龐尖尖長長，不好看。

我說：您放心。她的眼睛黑溜溜的，一出世就轉來轉去，靈活極了。圓圓的臉，還有雙眼皮的眼睛呢。

雙眼皮就美麗。祖母說。是女的？  
是。剛才不是和您說了麼？

我現在已經沒用了。甚麼都忘記。

孩子誕生的時候，祖母已經在道堂裏住。所以一直沒有看過。  
想起孩子，一陣溫暖漾過心頭。

在這已經荒寂了的家裏，一個初生的女孩，就是我們的希望和曙光。把沉浸在悲哀的心  
都照亮了。

祖母凝視我好一會兒，自個兒驕然吃吃的笑了。

想不到我的命這麼好。有橄欖孫女抱。

她笑得是那麼開心。黃色的兩顆大門牙都顯露在唇外。就像父親的。

我也陪着祖母笑。

興奮之外，又是悲哀。

孩子是興奮。

父親是悲哀。

你爸爸已經知道孩子誕生了嗎？祖母止住笑，問。

知道。孩子的名字都是爸爸取的呢？

啊？你爸爸還會給孫女取名字？

會，怎麼不會呢。

當爸爸知道自己患的是可怕的痛後，就交待妻孩子的名字了。妻那時已經懷孕九個多月。  
不知道爸爸是否曾經急切盼望孫女的第一聲公公麼？

他高興麼？

高興。我說。

他很高興？我也很高興。祖母又再眯眼吃吃地笑。

那笑是那麼陌生。令人害怕。

夕陽將斂。紅光映亮了小房。這幾天常常有這麼冶艷的陽光。也許今夜又有雨吧。

現在是不是早上九點多？

黃昏六點來了。

你看我已經沒有用了。連時間都分辨不清楚。

我扶您出去散散步，好不好？

不要。你看，我可是一個會走路的人麼？我兩腳一沾土地就發抖。

試試吧。

不必。六點了，你回去照顧你爸爸好起來要緊。我是無謂的。我老了。

祖母的手擺了擺。

去。回去。

我攙她躺下，掀起門簾走出來。祖母問：

你爸爸有吃飯嗎？

有，我說。已經是重復第三次了。

每天都奔向這道堂一趟，來誠爲講這一句話：

爸爸有吃飯。還吃魚吃肉呢。

但是那都是祭品。祭拜爸爸的。

爸爸已經逝世三旬。今天正是三旬紀念日。

祖母不知道。

我們都不肯讓她老人家知道。所以把她載來道觀。

等她知道的時候，也許，爸爸只是牆上一抹記憶中的微笑了。

爸爸。

爸爸是已成殘墟斷垣的古室殿遺跡中的一截宮柱，彫欄玉砌，在孤獨寂寞的歲月裏傲然地撐起一座天空。風雲雨露的腐蝕，他都默默無聲，一旦倒塌，只化爲紛飛的塵土。

爸爸的寂寞遺留下來。

在祖母的記憶裏，更撒下對爸爸無數懷念的種籽。

有一天這些種籽萌芽，而祖母發覺記憶中的兒子已經不復人間，已經是陰陽兩隔，將會是一般怎樣的情景？

（五月稿）

學與思

鄭百年

# 牧民

在倫敦，有很多很多失去牧養的游民。

抵達倫敦的第二天，我們立刻就發現：倫敦不全是英國人居住的。在西南區，隨處都可以遇見阿拉伯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黝黑的皮膚，寬敞的服裝；男的或頭披髮巾，女的或臉着面紗；倫敦，似乎就是他們的沙地阿拉伯。在東區，似乎是印度人的第二故鄉，雖然他們穿的是西裝、打的是領帶，不過，說的却是印度方言。在北區，黑人滿街走，聽他們說話，就好像看他們的皮膚一樣，使人想起后羿時代十個烈日的煎烤。在 *Soho*，滿街是方塊字，「龍鳳菜館」「光華書局」「利口福大酒樓」站在橫走的隊伍中，顯得非常突出。

「倫敦，原來住的是這麼多種人！」我心裏這麼地想：「他們爲甚麼到這兒來住呢？」  
「他們都是英國人，*British Subject*，」在外交部工作的 *Inkster* 告訴我：「當然可以住在這兒。」

我沒想再問下去了。

除了陸上交通外，倫敦市區有八條主要的地下鐵路，讓地下火車川行。有的地下火車

tube 川行在相當深的地層裏，譬如伯格里里線 Piccadilly Line 在伯格里里站 Piccadilly circus 的那一段，相信有八、九十呎深。兩條路線交叉的地方，往往有相當長、相當深的甬道 subway，以便互相接駁。似乎是相當平常的，我們可以在這些或長或短的 subway 裏，遇到歌聲宏亮的吉打手。

我們第一次遇到這些歌手，是在 Hyde Park Corner。那一個下午，天氣特別冷，我們帶着一點半明亮的陽光，趕到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去參觀女皇的衛隊。跨出地下火車，第一步踩進地下甬道的時候，突然，一股吉打聲和高歌聲，橫衝直撞地搖動着甬道的四張牆壁，向我們橫潑直濺，滿臉滿身，濕得無法移步……

要多久呵我們呼叫，然後才得到諒解；

要多少次呵我們跌下去，然後才站得起來；

要多少代呵我們倒下去，然後才知道真理不在手上；

.....

答案呵，我的朋友，就在風聲中飄流。

答案呵，我的朋友，就在風聲中飄流。

遠遠的，就在甬道的彼端，站着一個長髮的年輕人，搖動着吉打，就好像搖動着幾道水管，向甬道的低處直貫。踩在一條非衣非褲的黃布上，擺動着兩條長長的牛仔褲，那首美國歌謠，就像被秋風刮下的楓葉，從他的嘴裏手裏，向貫滿流水的甬道，四處橫飄旋流。

「爲甚麼你到這裏來？爲甚麼你要唱這首歌？」突然，我想起阿拉伯人，想起黑人，想起中國人；倫敦呵倫敦，你有許多失去牧養的人。他們就像楓葉，從初秋裏的艷紅色，轉變成秋末的深黃色，然後被秋風刮下大樹，四處浪跡，埋進冬天的雪漿。

「要倒下去多少代，人們才知道真理不在手上？」我心裏吟着：「要跌下去多少次，人們才會讓你站起來？要呼叫多少久，人們才會相信你？」

在超級市場，在大英博物院，在 Oxford Street，常常會有人，以「你們是日本人嗎？」

「你們從日本來的，是嗎？」「你們很像日本人，對不對？」的問題來困惑我們。

「No, We are Chinese !」第一句是抗議。

「Malaysian—Chinese。」第二句是補充。

「Malaysian—Chinese ?」有時，他們總是將信將疑地問着。

「Yes !」我們高聲地回答。

有一次，我在東方非洲學院看書，有一位白種人，指着書上的幾行不方不橫的日本文，請我解釋。他把我看作是那一國的人？我心裏一直在咕噥。雖然六年前唸過日文，可是在沒法子解釋得很清楚，只好很婉轉地告訴他，我實在看不懂。

「你看不懂自己的文字嗎？」看他狐疑的樣子；我想，他一定如此地在向我打問號。

突然，我想起 Lee Abbe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lub 的一位朋友的故事。這位朋友姓林，來自香港，某書院歷史系的講師；他學的是兩漢史，所以，我們很談得來。

有一次，他正聚集精神在撰述一篇論文，突然，有一個學生扣着門走進來。

「請你幫我寫一個中文名字。」那位學生捏着一份護照申請表格，用英語向他央求着。

「你知道的，」林先生向我解釋道：「我們香港官方來往信件全是用英文寫的。護照申請表格除了用英文填寫申報外，還必須填上申請者的中文名字。」

「這情形和我們馬來西亞一樣。」我說。

「你的名字叫甚麼？」他問那位學生。

「Ng Sin Ling。」

「Ng Sin Ling。」他躊躇了很久——Ng，是黃，是伍，是吳，Siu，新，星，與？Ling，麟，連，聯，齡，到底是那三個字？五分鐘後，林先生問他：「你說的是甚麼方言？」

「我不會說方言。」

「你家人說甚麼方言？」

「他們都說英語。」

「比寫論文還要困難！」林先生向我形容他當時的困境。於是，他只好向那位學生解釋，他無法知道他正確的中文名字：「我看，你最好是空下來，免得連你的名字都搞錯了。」

「空下來的話，他們不讓我申請……」最後，他竟說：「你就隨便爲我寫上三個中文字

罷！只要我能申請到護照就可以了。」

「竟然有這樣的事情！」林先生對我說。

望着那位白種人，許久許久地，我都沒法平息激動的心情。我是日本人，連自己的文字都不懂；在英倫這麼一個到處失養的游民的環境裏，他會用怎樣的眼神來臨我？

「雖然你是 British Subject，」他一定會這樣想：「誰相信你是 British！」

想着想着，我無法再讀下去，閣起了書本，拿起了大衣，離開了倫敦大學。地下火車跑得非常快，十五分鐘後，我就回利 Earls Court。

Earls Court 就在倫敦的西南區，除了幾條繁華的大街道外，還有幾座著名的巨型建築物，諸如維多利亞博物院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熱帶生物博物院 Natural History Museum，地理博物院，以及 Earls Court Exhibition Building 等等。不像城中心那麼喧鬧，沒有郊區那麼偏僻；似乎是這一區的特色。

每一星期，我總會有好幾次經過 Earls Court 的地下火車站；而每三、五次裏，我總會有一次遇見一個賣歌者。這位賣歌者是英國人，盲，頭戴軍帽，身着破舊的軍服；在嚴寒的隆冬裏，露出凍得紅透的手，拉着裝滿悲歌的手風琴，在他的手風琴上面，繫着一個小小的鐵匣，那是讓人施恩的地方。

「你們英國人怎樣看待他？」有一次，玉問一位英國朋友 Josephine。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傷，有戰功，每天他賺很多錢！」答案裏有一點妒忌。

出入地下火車站的人，每天何止千數！而他，就站在人潮中間，定立脚步，拉着二次大戰的輝煌軍功，拉着今天遭受國人遺棄的問號，像地下火車一樣，到處流浪，到處不是休息的地方。

今天，人潮還是和往日一般的汹涌，可是，就是看不到這位褪了色的軍人！

「失去牧養的人，你是 British 嗎？」一個問題，在我的腦裏盤旋着。

「要倒下去多少代，人們才知道真理不在手上？要跌下去多少次，人們才會讓你站起來？要呼叫多久，人們才聽得到你的聲音？」踩着倫敦罕見的雪漿，我回到宿舍；一路上，我看見幾片埋在雪裏的楓葉，被人踩得四分五裂。

元月十五日

邁克

# 輕描集

## 灰色毛衣

一位讀者寫信來說：「我想像中，你是穿灰色毛衣，行在秋風的大街上。」不是。我不知道爲什麼老給人可怕的印象，一年到晚不食飯不洗臉不做事，單單穿件毛衣，而且是灰色的，在大街上現世丟人。事實上我目前笑口常開，週末打四圈起八圈止的小牌，平日看電影翻雜誌兼找事做，並逛街上茶樓跳舞遊車河，與一起小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非常風流快活。一個人要是不笑的時候像阿倫狄郎，或者杜明妮仙童，那還罷了，我這個年齡，這個相貌，還怎敢愁眉苦臉。穿灰色毛衣行秋風大街也要講資格的，非吾泛泛之輩所能爲者也。

## 歌女

在電報路一間中東餐館，歌女唱熟耳的歌。調頭看，因爲背光，認不出面貌。但是三年前聽過一個人，唱同樣的李安納柯翰，同樣師朱迪可倫絲，疑同爲一人。因問，她答道才來加州六月，那麼是我弄



錯了。我在懷念三年前嗎？當時我比較單純。歌女再唱，七年八年，在她的吉他弦上若隱若現。吉他的  
小洞裏，原來關着歲月。

## 植物

我也學人種室內植物。你不要說，植物也有個別的性格呢。像我的蜘蛛草，靠立來看見說：「需要  
很多陽光的呀。」一手將它移到窗前。晚上回來看，完全變成白色，癱瘓到毫無生機，於是連忙放回原  
位，兩個小時後轉回綠色。每早起來第一件事淋水，醞釀着長片新葉子，便樂不可支。剪了一些插在厨  
房的水瓶裏，太陽照在上面，一室生光。漸漸長出白白的根，不知道是透明還是發亮，總之清潔美麗，  
根本不捨得種到泥裏去。這樣的快樂，與讀張愛玲，與聽鍾姬米朽，又完全不同。

## 安定下來

朋友來訪，於是口若懸河凡三四日，第四晚聲音沙啞，次日起來繼續再講，總共兩個禮拜。講些什  
麼呢？不外是別後種種，想當年如何如何之類。我的近况乏善足陳，既沒有轟烈的愛情故事，也沒有中  
彩票，只不過平平淡淡地生活着，說出來別人聽了都嫌悶，因為如此，我比較喜歡提起往事。倒並非當  
年曾經十分燦爛，只不過隔了一段日子回看，黑白較為分明，輪廓清楚，不似眼前一切總是亂成一團，  
方向都辨不清，如此而已。有時我甚至說服自己，肯定我較快樂的時日已經過去，現在無非借着昔日的  
光，不至於毫無色彩罷了。見見老朋友，真是好的，證實自己留在身後的印，加強了綁繩子的力量，使  
自己安定下來。

王翔

# 海

夜照亮了閃爍的星星  
身際是一座

動盪沸騰的大海  
在嘩啦嘩啦的唱個不停

遺棄了山上

風過安詳的葉嚙

也忘了校園

蒼老和講的大鐘

多次搖醒我

混淆的腦袋

會幾何時

我把雙足一跨  
就掉進了

嘩啦嘩啦的大海裏

夜也不甘寂寞地

往我身上一照

我竟發現

全身赤裸

在汹涌澎湃的浪濤中

高舉雙手地

浮沉

溫瑞安

# 武當

## 山河錄第八部份

我要寫詩了

因爲心裏有一個消息

忽然開始，無從收拾

不管今生今世，還是生生世世

膜拜連車，到最後還是膜拜連連

那我就登上英秀的武當吧

我帶一卷詩上山萬峯

才知道詩裏沒有人

五嶽之外，我獨立成山峯

誰來伴我一生的孤寂？

寒鴉，青燈，還是抬美眸看我的小女孩？

我歌嘯九太華成風

還是爲見春水一笑

落成蜻蜓不經意的一點？

「讓我從筆架峯上取筆吧

長江遞接，劍吼西風

我以投江的身姿而下

衣袂激起九萬里長風

掠長安，入襄陽，綠了江南

笑盡了鶯飛草長

啊舞者，妳蓮步擺曲成阡陌的水道  
而我是流竄遇寒，急急回家的風

妳要我在那兒遇上妳

替妳拂拭娥眉，再上娥眉

敲叩金頂上的鐘……」

「啊武者……：你丹心汗青

留我跟不上的點點描描

重樓上玄衣飛血還是飛雪

染我青裙還是白衣裳？

惟可死不可生，而飛花醉月

你磅礴得要與天山比高遠

而我仍在水柳旁掬月幽幽……

休休，我鳴箏千萬遍陽關

抵不足怒若雷霆的一擊

我仍是震驚於茂夏的蓮台

忽然一夜間謝了……」

是誰人的心思誰人去讀

從大江南北一個消息傳過來山水同悲哀

我高歌狂舞

因為我要走了……

因為我要走

妳送了千里

仍挽水袖渡我

我斷劍爲二

爲妳我從此不動劍

劍爲飛仙而舞

我武擊三潭印月

月？月在？月在天？

天因月而天

水波不可留

妳可憐可憐的看我

成爲一方可憐

而妳抬頭看我

山峯？點蒼？還是蒼穹

我千里突圍而來

誰能擺擺手就迫我回去？！

西藏飛沙，蒙古狂歌

抵不上妳忽然想起甚麼

然後一笑

我欠妳一支不會畫畫的筆

吻，愛眷，以及一生的照顧

隨我飄行是隨我風箏的浪跡呵

我針灸死的殘卷

成爲活的態度

也許我早天

也許我炫才  
但我會愛

而冰爭早天  
甚至筆怨我  
成爲了牽掛  
以前寫信  
現在對我說  
冷的手和暖的手  
誰對誰是  
刺傷的冰涼  
美麗的寒

多過去春就來了  
武當蓮花峯上的積雪就要融解  
從南巖宮望千山重疊  
是妳我的愛撫還是闖蕩的文物  
八宮、二觀、三十六菴堂  
我們上樓成宮殿  
下樓成第屋一間  
瀑布、雨霞、白鶴齊飛吧  
七十二岩廟、三十九橋、十二亭  
成爲英秀的景  
風景之外就是  
妳走過石階，走上門臺，走入雲海

我追出去……忽然彼此都望不見

哪，說過以後不動劍了  
舞劍武，武劍舞  
何苦只懷念  
回到故土，水畔柳邊  
妳說美麗的燈  
我說是燭光  
曾經照亮妳  
一驚的艷容

我說武當啊我的激越我的悲傷  
我感情裏不饒人的風  
乍然的驚賞，最末的遺容  
我皇皇栖栖還是要結義  
授劍、束髮、解衣  
因爲大江來去，落日西盡  
梧桐一夜碧落  
怎能不極登金頂，上閣樓  
浩浩蕩蕩的迫出第一意氣  
絕世的音容？啊武當  
我們相守於年少  
相忘於江湖。不見於  
天地之悠悠。……

# 野 情十五

等到詩成飛花

歌隨弦斷

等到青燈華髮對坐

呵 仍是伊濃濃的眼神 伊濃濃的眼神

● 而誰是那些煙花呢 七重樓外

送下你漸遠的身影

晚暮時出城 夾道的柳色

鞍上三疊 應是

多年後 雨落深夜的嘆息：

● 唉 不見重來的人

● 而依舊是風夜夜 翻着發黃的詩抄

樓頭露冷 殘月如雙眉

坐陪這百結的哀愁 年年益深

罷罷 逝水華年

如夢舊歡 吾心中的錦瑟

七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雨夜詩巫

南子

# 嫦娥

偷藥人的嗜爾

以及后羿的淒苦

寬比不上

一瓶小小靈藥的愛情

一切殘缺的神話

搗藥杵白的節奏

皆渺茫若風中的浮絲

終於，在印上了第一步腳印以後

殿宇、兔子、桂樹

全化為嵯峨的冷石

那偷藥的女人

你的笑聲是寂寞的表印

歲月的揶揄

你仍否端坐在  
那旋轉的半壁球面上  
在寧靜海  
以不寧靜的心  
遙望那一顆  
美麗而敗壞的古老星球  
一若我們  
夜夜以窺探的眼  
向你凝視  
你的快樂或者不快樂  
亦是我們情緒的指針  
每天  
我們利用老大的太陽  
工作、讀社會新聞  
數自己悲哀的年齡  
看自己的影子如何蹣跚  
在櫥窗與紙花之間  
讓歲月呵歲月  
雕塑我們的平面  
在汹涌的人潮中  
一顆落單的靈魂



沙禽

# 週末

吾不是山

不能盤據土地不放

吾不是水

不能不盤算方向

吾不願自因沒有季節的城牆

出去之前早餐回來之後晚餐

默讀日落西山

但吾在城外的風雨中

是葉之飄蕩

在柳暗花明處

是唯一的迴響

在堤岸港灣

是茶酒自觴

在解放形體之後

是天地的

囚犯

楊柳

# 巴刹裏

偌大的巴刹

摩肩接踵，絡繹不絕，擁塞浮腫

我已孕着的身體

在人潮中

找尋方向，想把握着舵

而聲浪包圍着我

而魚腥，肉臭籠罩着我

而我，我該如何做呢？

我告訴自己：

要擠進去！要擠進去！

洪翔美

# 洪翔美詩二首

## 初衷

我本來想問

你聽見怎樣的音樂

但是現在我改變了初衷

祇想問你

你跑的是怎樣的一道路

因為我想

如果河水乾流

我們得在草地上洗衣

在沙間沖涼

那會是如何的

一副形態

## 愛情

千古古

世世代代

皆有女人

用頭髮洗臉

以月光沐浴

你若問她：

今後妳有什麼打算？

她祇會答：

我現在年輕

需要愛情

顏宏高

# 母親

想她獨坐石階上入神的樣子  
背影微駝，白髮  
糾纏着逐漸沒落的黑髮  
她却安然如雕塑  
如我記憶中不可泯滅的印象

想還未染黑的暮靄沉沉  
層層將她穿戴起來  
時間彷彿靜止  
草坪上孩子的嬉戲聲也靜止  
如我記憶中靜止的印象

想她苦苦盼望的眼神中閃現的  
毅志，如許泫然：  
是一個丈夫永遠不會返來  
有一個兒子猶在遠方

七七年五月八日母親節稿

藍薇

# 夭折

孩子

你被葬在那裏

是那風高夜黑的舊塚

還是清清冷冷的新墓

不知道爲甚麼

把你埋葬後，我竟會忘記

忘了，你的墓地究竟在那裏

我把每一絲愛，每一滴情感

都灌注在你身上了

我說過要把你哺育成一個站得起來

且立得筆直的大人

但你却悄悄把我的愛

捲袱了走

臨別也不願回頭看一看我  
或喚我一聲，就算輕輕的也好

三年的懷胎之苦

分娩之痛

皆因你一聲的啼哭而一筆勾銷

然而，你僅僅交給塵世一聲新啼

甚至來不及投訴你的不滿或歡愉

把你埋葬後

我沒告訴任何人我的心如何絞痛着

我讓唯一的一聲嘆息

藏在心裏，讓它與淚

互相輾壓，互相破碎

孩子

你知道我已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我已沒有愛及希望

去孕育一個與你一樣

真正是我的骨肉的孩子了

於是我想到我該把你的墓地找出來

孩子

你的墓地是否夜黑風高

是否又清又冷

陳婉容

# 人在靈台方寸地

循着琴音千里而來，南胡拉出的依然是泫泫難抑的悲愴。音波奔越疊疊蒼梢，穿林過樹，有風皆定，鳥鳴更幽。此刻海拔五千五，人似無心無我，意不醉已飄然，魂未牽已忘世！  
呵空濛雲山，萬般皆寂，茫茫天地已滌然無塵無垢，竟只餘下一縷虛靈之音，音音迴蕩。人到最清處，人到最空處，却仍是未能忘情！

天若不生人，萬古常如夜。枯木縫中萌出鮮蕊，絕壁荒崗湧下泉流，大地寂寞如斯；春花秋月，冬蟲夏草，大地依舊蕭條。呵人有情而生無情而滅！衆衆人間，悠悠歲月，原就不許說空。

而此刻海拔五千五，教說禪者都迷了津渡，騷隨車馬，情繫人心，從來就不會休休，怎能才是戒定慧？如何才得見山是山水是水？透明的心了然一切，在有人處無人處默默空懷無喜無悲。而這僅止於除却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仍相互牽掛。無欲無念的驅壳能在那裡安身？蒼山俱見野藤有花，木葉含露，冥冥裡的琤琮，正是南胡拉出來的凄艷古典。呵山如海大地無聲，吟的是鳥鳴澗，悼的是三尺瑤琴爲君死，此曲終兮不復彈。能對酌的人都遠遠的走了。





唉！

鶴唳已是絕響，我只能作個琴痴，一陣琤琮，一段吟哦，終還是未能喚醒渺渺的古魂！他們的生死我不知，只聞說那些不朽，而大地有多少不朽的名，正排列在死神的生死冊上！問世間誰最公正最無私？是你麼？寂寞的死神，千古的死神！你的黑袍在時空的風中飄動，一擺一愕然；你的身影在無燈的穹蒼蠕蠕，一步一蹣跚！你生而無老，故無死無休。何以世上精忠的、誠摯的、凜烈的和貞慧的人們那麼輕易教你召去？難道，難道是天靈秀而生人，人靈秀而天譴之？到此刻我才明白，人有情而生，原來就是個錯誤！

再飲吧，青蓮居士，讓我注滿你不見底的空樽，你若是大醉，最好從此莫要醒來！川端，那年你說：我的悲哀深了，漸漸地，韶華燦爛了……：那年是幾時呢？呵，也許是櫻花最盛時，而你是櫻花……：龍樹，我們的靈山會未開便已卓卓杯盤，你說，這是禪麼？大地衆生滾滾而來，有情？無情？哈哈，去問千古的死神，他那樣孤獨，又那樣寂寞……：。

我大笑醒來，我在何處？我再次拉出清厲的南胡，不管是空弦還是顫音，總帶着與生俱來的悲愴……：。

一九七七年五月四日

蘿 蔓 蘿

# 那年，太陽如笑醉的花

那年，太陽如笑醉的花，風在原野，雨在原野，我的籃裏裝滿妳一朵朵的微笑。妳的笑語如一顆顆藍色的珍珠，串成生之鍊。牽動我心如風中的舟。

多少秘密在燈下孕育，多少友情在晨中發芽，我與妳親密如連體的嬰，妳的足跡上必印上我小小的鞋影。時間如一匹短短的布，一年是幾碼呢？就算是三百六十五碼，亦不足印我們快樂的圖案。

妳理智的泉澆孕我感情的花，將柔弱的線搓成堅韌的絲，我雙翼上如有萬斤的力，則妳的有一半。

又是那年？太陽如笑醉的花，我將把妳笑語的練，當成念珠，一顆顆的回憶，我一百零八種的煩惱必將化成甜美純然的晝。

## 青 龍 木

青龍木給我的感覺很美，好像是日本藝妓頭上的簇花，它的葉就是一串串的，一串串的。而它黃色的花又如雪花似的飄，不斷不斷的降上，把地上鋪上一張黃色絨絨的地氈，走上去頓然使自己感覺到森林中的小精靈，脚步靜靜輕輕的，像是惟恐誰受驚。而它的種子，似一條條的電鰻魚，綠色的，企求從枝上游到海洋。

# 時日悠悠

有時想起以前的日子，便有一屋的燈光驕然熄滅，黑暗襲上來茫然失措的感覺；等到逐漸習慣於黑暗，才記取同座無人。只有自己才會懷念起明亮的燈光了，而那段日子如朝代般的流轉，有它的輝煌，也有它的破落，如燈光照着一切無聲地，無論是喜愉或悲悵，都在燈下繁繁燦燦地上演着過去，直到燈光驕然熄滅如一個時代的消逝。想起，那段日子呵，便覺得自己從千山萬水中走出來，來至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舉目蒼涼。

所以，每次談起那星空下的沙灘，那高原上寒涼的氣候和一盞盞如眼睛晶亮的小燈，我便似一層霧縷縷不如何時才散開去，去那不知天地悠悠和那山水默默的土地，把一生都埋藏起來。也許，我們愛提起以前那些不滿的行爲，想在那層層又濕又霉的記憶裏翻出一點點滿足；也許，我們愛談起他們，是因爲我們背負了太多感情的包袱，丟不開也甩不掉的外衣似地緊緊裹着。那一張張的臉，在笑花和淚潮中浮着沉着，向我們，每次我們聚在一起，讀遠方的來信，句句淚，語語血，長江大河地掩覆過來的是彼此不能沉默的感情。擁有一段快樂的日子，是幸福的還是悲悵的？我也說不出來，只感覺到以前的日子在心頭陣陣的刺痛，却又喜愛這種痛苦。在人生中，我已走了廿年的路程，一同趕路的同伴一個個在半途離去，脚步

仍然是寂寞的，仍然是要走向前的，如今，我已來到一個溫暖的地方，踏着自己孤獨的影子，而隔着整個海，千座山，那一個小小半島上的寒冷國度，是他們的居地，我們就只能站在兩端，想念那宛如隔世的音容，讓時光持着畫筆，一筆筆把我們畫老，以後我們相遇，可會認識眼前的這人就是從前的友伴，就是一同趕過不少路的旅伴？

來臺北已近半年，每個夜晚還是會默默地想起那段相處的日子，從一首歌，從一張圖，從一封短信，那纏人的記憶總很容易便跳出來；彷彿一切都被一股無形的神的力量推回最初的起點，重新再來一次，再走一次，廿個春天重被花開得燦爛爛，如那段少年的時光，只是風雨會來，帶來凋謝的殘局。而那段日子在現在看來，是滿地風雨過後殘留的洞花麼？我們都是葬花的人嗎？對那段日子來說，星空下的沙灘，仍然有晚潮一下子沖上岸洗去足印，洗去小小的緬念；那高原的夜晚，在寒冷的氣候中仍然有一班少年在笑着鬧着，穿着厚厚的皮夾克在街上寧靜地踱着他們的時光，只是那是另一班陌生的少年，他們會在兒童遊藝場上盪一回鞦韆回味童年嗎？他們會在毛毛雨的小院中喝酒談詩嗎？他們會爲了令整個旅行團驚喜，私底下在半夜敲開商店的門買雞蛋麵包油餅乾來準備一頓豐富的早餐嗎？他們會爲了爭執買什麼菜而在市場裏吵鬧一場嗎？那是另一班陌生的少年，他們有他們的世界。我們曾經做過的也只能說出來自己聽、自己欣賞，正如每人有自己生活的方式，自己的感情思想，誰也不能改變別人。這些只能相似，却不相同。就像我們再來一次旅行吧，也和以前的旅行迥然不同了。所以，想起以前的日子，理智上是知道已經是過去的，無法挽回或重來一次了，但在感情上却拚命幻想如何地重演以前的日子，而那只是回憶時所得到的短暫的夢境，夢醒後，只有一片片淒清迴盪，如雨後寂寞的夜晚，街上無車，樓臺無人，只有自己在午夜的空街下踱着，在燈下看自己的影子。

所以，我們相聚時就談起以前，像談着一個曾經輝煌的時代，我們曾是那時代中的民衆，永遠都是的。在整個無奈的生命中，能尋找多一些美麗，在精神上能多得一些慰藉，不是比整天顧着現實，爲着吃飯、上班、看電視、搓麻將來得好嗎？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是愛想起從前的，不管那是美麗或醜陋，只要是生活過的，都喜愛。每次想起以前的日子，便如初戀般的故事，開在人生最壯麗的時刻裏……。

## 惑

我放下槍戎，解下武裝時，他已躡身於溪內了。溪水嬌情地碰擦着石塊，快樂地流下。是個流血淌汗後的晚午，帶病的陽光穿過一片多變的雲，嬌柔無力地斜劃下來，輕貼在他赤裸的背脊上。因為有些微的風，樹影便顯得有點雜亂地交貼着，並慢慢斯理的分解混和，似在進行着一種恍惚的活動，一種屬於空閒，交代着時光流逝的活動。那時的空氣真是怪異。暗紅的陽光焚燒着剛升上來的霧，微微的冷氣慢慢地侵過來，連溪流都呈現着一種妖異的粉紅色。心中隱隱覺得有甚麼事情將要發生，一件註定了的，期待已久的事。但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對於我，那是十分的模糊，那種前五分鐘掠過思維，後五分忘了本質却依稀記得輪廓的模糊狀。因為是這樣，便更有理由地期待並接受它的發生。他用力地擦的肥皂，但因是硬水，故泡沫不多，而抹在身上的油，却暗暗地流着光，每一舉手一彎腰，那流光便隨着他肌肉的運動而活過來。然後我將水淋下，粉紅色的水夾着閃亮的光一下子嘩啦啦自他身子流下。他的肩他的背他的胸他的腹，啊老天，你不能想像是那般的結實那般的強壯那般的——完美，那類真實而又不負任何責任的完美，令人情不自禁地迷失在一種欣然的美妙和解脫的狂喜之中。心說：不會再有第二次了。他赤裸的身子呈現着一種健康的棕紅色，第

一眼看落就知道是時常曬太陽的結果。他捲曲的毛髮濃密而柔軟，是性感的黑色。這一切，這一切，啊，我不能自己地伸出我的手，以一種狂喜，一種純然沉醉的興奮，半猶疑地觸碰他。張開的手指緩慢而奢侈地游過他的髮他的臉他的身子。那種迷情和激動起過自覺的墜落與邪惡。似亞當夏娃偷摘禁果時的那種心情，興奮多於恐懼，並因眼前的美好，一切故慮都是多餘之舉。我整個人顫抖着，由內心深處，包括我的靈魂。儘管那一類下意識所謂的邪惡之情清晰地牽動着我的某一根神經，但所牽動的也只不過是幾千萬根之一罷了，那強烈的需要蓋過中樞的理智，不可言喻的激情令我不能自己。我要抱他，要抱他，抱他。緊握拳頭的指節都發了白，整張臉不能信致地扭曲，左小腿並抽着筋。我十分困難地迎向他，身子顫震地輕印上去，將頭擱在他的肩上，雙手以我僅有的餘力緊緊地圍繞着他，欲將他壓入我的體內，成一個人。啊，愿我能溶化，似水一般隨着他毛孔柔和的呼吸流入他的身子，溶入他的骨骼。他的呼吸粗而重，給人一種說不出的猥褻感，令我禁情地吸吮着他的生命，他的肉體。我們緩慢地躺下，他以粗壯的手掌圍繞我的頸，並沉靜地注視着我。他的目光是奇異而尖銳的，似有一種自然的拘束，叫人不能不信任他原本的純潔氣質。此刻他是那般的耀眼，似有一種柔和的光，發自他的臉。他似神與魔的混和，帶着猥褻與純潔，叫人不能明白這到底是一種毀滅或是創造。但這些我是不理的，因為他說：這多美好的一切呵。

我後醉死於他粉紅色的眼神裏，並且不得超生。

作者·Fatimah Busu

譯者：·麥 浪

# 生活速寫

我貧窮、我潦倒、我失業、我無賴，可是却沒人相信我貧窮、我潦倒、我失業、我無賴，他們都說我富有、有股份，銀行內開有戶口。

如果現在我花掉這僅有的十個銀幣的話，就等於明天我就沒飯吃了。明天我將不會再見到那位留有羊鬚的華籍食堂主人，我這雙腳也不會再踏上食堂裏的士敏土，這麼說，我明天將吃甚麼呢？明天我肚子要填入甚麼食物？只僅僅喝水龍頭的水怎能支持得了身體？或者硬硬吞入那幾塊淡餅乾便有力氣走路啦？

一切都是空空，明日的到來乃是一個空無的日子。盛放餅乾的鐵罐是空；盛放白糖與咖啡粉的鐵罐也是一樣空，甚至明天我的肚子也是同樣空，如果我的腦袋也一樣空白的話，不是更好？那樣子，我必將從早上睡到下午，從下午睡到晚上，從晚上睡到凌晨，再從凌晨睡到白天，睡足了一天廿四小時。

但是令人氣憤的是：我却清醒，我活着而不是死亡，我必須活動而不能靜止，我必須吃、我必須走、我必須跑、我必須讀書，我必須寫字、我的腦袋也必須同我一起活動，必須跟着我走、必須跟着我跑、必須跟着我倒、必須跟着我醒來，因為那些都是它的工作、它的責任。

我的頭腦也怪聽話的，有時它向我細訴，甚麼時候我必須繳那總共二百七十一元的學費與房租費，甚麼時候我必須交上四十元的所得稅，還有那尙欠的額外保險費也須在幾時還清。寄回甘榜給老母的钱，我將到那裏找呢？

肚子的問題

學費與房租的問題

所得稅的問題

那已過期尙待付清的額外保險費問題

這些，都成爲我腦袋管彈的老調，它使我考試時更加細心；它使我開口說話時額上的線溝更深陷；它使我的眼睛直到凌晨三點仍需要用神；它使我神智不清，連吞入的一口飯也幾乎要塞住喉管；它緊緊地跟隨我每一個脚步，即使我進入夢鄉，仍然脫離不了它的影子。

昨天姐姐寄來五塊錢給我，那五塊錢，一轉眼便消失了。我用來還花嘉的債。姐姐在信中說：「媽跟隨阿姐去德彭，阿妹不用操心，媽不會跟我們一起受飢，雖然這種時候阿姐沒再割膠了，因爲天氣開始下雨，不過，妳姐夫種的樹薯仍很多地被收藏在廚房內的晒物架上；竿頭也一樣堆得滿滿，鹹魚也不缺乏，等妳放兩個月長假回鄉來後，我們才把阿母送回甘榜。」

這聽說我甘榜裏的那間屋子也是冷清清的啦！母親此刻正跟甘榜的房屋遙隔近乎百哩，濕漉的枯萎竹片將滿滿地堆積在屋子的木梯前，現在沒有誰會用掃把去清除它們。屋前的那棵芒果樹凋落下來的葉片，也會像竹片那樣撒落滿地，青青的野草將在雨水的滋潤下更爲茁壯；房屋的大門必是緊鎖，窗口也是照樣緊閉，我所疼愛的小咪咪將會由誰來照料牠的吃、喝呢？

哎呀！上蒼爲何不賜我一雙翼呢？不然我將連一分錢都不必花便能飛去任何地方，我可以飛回去甘榜的家，我可以飛去德彭找母親，我也可以到吉隆坡去見部長！

看來生活多辛苦！我生活的路途真難度，我每日的一口飯多難找，我每日的飲食多難求！

六個月前，我還有能力每個星期買回一片的牛肉給母親；六個月前，我還有能力每個星期買回一隻雞給母親；六個月前的每個月初我都有新服裝炫耀；六個月前，姐姐及姪兒姪女們臉常露笑容，因爲我常常給他們錢，可是，六個月後的今天，我却站在遠遠的一方眺望山頭的紅霞，關在一間空虛的房間，只在冷清的房室內活動。西黛和蘇萍房間的窗是關着，新地爾和寶月房間的窗也是鎖着，他們這些人都回



鄉去了，他們現在正同家人歡聚；雖然我明白第二學期已開始了，但，我要回去那兒呢？

我很想哭，可是却流不出眼淚；我很想大叫，可是我知道我不是個瘋者；我很想狂吼，可是我明白我不是戰線上的隊長。我把身依在窗口，整個面龐壓在窗口的鋼絲網上，一陣劇痛即潛入心脾，我用手摸一摸面龐，額角的線溝更凹入。

從窗口處望下，人類學系研究室的建築物的入門處，剛好安南教授在那兒停放他的轎車，而依利斯頓教授亦從他的三十四號高樓辦公室間走到建築物外面來；須臾，那卡達教授的車子也出現在那兒。我知道他們也同其他教授那樣在這個假期裏埋頭工作。校外的學生將在這時候取代我們這些放假回鄉去學子的空位。如果我能在假期裏找份工作做不是多好嗎？能賺點錢花怎不開心？即使是十塊錢也好！

我舉起手敲一下安南教授辦公室間的門。我是幾時跑來這個地方呢？是誰叫我來的？我來這裏的目的是甚麼？

我順着四方形的玻璃窗鏡望入辦公室間裏面去，辦公室裏的燈火明亮，安南教授抬起頭來，我的手忽然抖着。以前我會進來這裏面見他，我向他投訴說我不會答考試卷上的定量方式的試題，我告訴他我那張考卷必是獲得零蛋，但是我沒告訴他在冷氣的考場上面對考卷時我的心却不在焉，我也沒告訴他我的腦袋正凝滯，再也集中不了精神，我也沒告訴他我的心和腦袋只牽念那掛在肩膀上的皮包里的僅剩下的一毛錢，我甚至也不告訴他今早我還沒吃過任何東西，中餐及午茶更不用說！他根本不會知道我肚子正受的苦，可是，考試卷上的題目一定清楚我的問題，那握在手心的試卷一定明白我心里所思。

「進來，進來。」

我嚇了一跳，我爲何要走進去呢？我要告訴他什麼？如果我此刻不進去，他會不會說我神經？

「好的，進來。」

我於是推開門，那門扉好重，好似正被石塊壓着。安南教授錯愕地瞪住我，他心里會是這麼想。這優妮子又來了！這次她又要有什麼抗議呢？

「請坐。」

「謝謝你，教授。」

「妳有什麼事嗎？」

我沉默，我的心胸熾熱，我的喉管被堵塞，我的眼睛刺痛。

「妳有什麼事情隨便說好了。」

淚水突然奪眶而出，隨即我感到兩頰被一絲熱淚沾濕。

「我需要點錢，教授。」

「錢？妳沒有錢嗎？」

我以爲自己在點頭。

「你需要多少？」

「足夠我來回吉隆坡的車費。」

「妳要去吉隆坡，爲什麼？」

「見部長。」

「見部長。有什麼事嗎？」

「我一半的薪水還沒領到。」

「妳朋友他們收到了嗎？」

「她們收到很久了……」

「唔，這時候我身邊也沒那麼多錢，三十塊夠嗎？」

「够了。」

「妳在那兒有親戚嗎？」

「有。在八打靈。」

「妳是否要先去見妳的親人？」

「是的。」

「這個假期妳不回鄉嗎？」

我搖搖頭。

「還想不想繼續深造？妳的QM怎樣？」

我搖搖頭。

安南教授，真的謝謝你。你的幫忙，我感激不盡。我所信仰的上帝將會賜福予你。我的上帝將保佑你，我的上帝將保佑你的家人，使你們全家人生你，我的上帝將保佑你的妻兒，我的上帝將保佑你的父母，我的上帝將保佑你的家人，使你們全家人生

活平安。

我草草地把三件衣服塞入紙袋里，那些我認爲重要的信件與文件我也一齊塞入紙袋里去，然後我便拔足奔跑，我要趕搭最後一班夜火車。這樣地奔跑，使我想起，在我生活里，有一條永遠跑不完程的道路。

那南下吉隆坡的夜班火車開始起程，正慢慢地駛離北賴火車站。搭客很多，三號廂內的列車沒遺下一個空位，一名少男站立靠近我坐着的。他的頭髮相當長，服裝不整齊，他戴一副黑眼鏡，我發覺他在注視我，我稍抬高頭，他於是微露笑容並同我點頭示禮，我明白他想要個坐方坐，我於是稍挪動身子，讓出一個空位來，那青年也不客氣地坐下。我猜想此刻他的心必是鬆暢得多了，他取出香烟來。

「香烟？」

我搖搖頭。他縮回手去，那支烟，他獨自地抽了。

「是去那里呢？」

「吉隆坡。」

「回鄉嗎？」

「不，去走走……」

「妳從那里來？」

「板城。」

「妳住在板城？」

「是的。」

「還在求學嗎？或是工作了？」

「半工半讀。」

「在那里工作呢？」

「一間製衣廠。」

「噢，妳還好，妳現在有工作做……可是我却找不到工作，九號文憑現在已不值錢了。」

「你是那里人？」

「我？」

「嗯。」

「峇都茅，不過我的家鄉是在平安島。」

「平安島？」

「是的，亦會到過平安島嗎？」

「沒有，不過它的名字優美——」

忽然我發覺自己身置在平安島上，此刻正踏在那浮沉在水面上木製的小橋，須臾便是追隨長滿沿海一帶的自然秀麗的樹根，須臾便是行走在沒有針刺的茂密綠葉下，須臾便是沉浸在含有鹹魚峇拉煎味的海風中，並向一羣赤裸着軀體的人玩樂，最後我却站在金井旁，井水很冷，亮晶晶的石子尤似銀子綵綸在清澈的水底。

哎呀！平安島竟是那麼安寧呀！遠離一切鬧區，遠離一切高樓大廈，遠離一切政治的糾紛，遠離一切繁榮與富裕，遠離一切進展與進步；我曾經奔跑在平安島的海邊，海邊都被不同色澤、美麗的石塊所點綴。

一陣一陣的叫聲把我驚醒過來，我睜開大眼睛，此起彼落的叫聲，確是吵人了。

「怡保！怡保！怡保！」

我發現坐在自己身旁的長髮少年不見了。許多人都立起身向窗外探望；有人提紙袋，也有人拉皮箱，列車正準確地停在月台前，有搭客下，也有搭客上；有人找座，也有人離座，唯我獨躺着觀看這些人物。

夜火車又開始移動，窗口外那彎月朦朧，模糊的景象令我心里不安。草場、森林、山丘、橋、交疊地閃過窗口，我的身體在列車的顛簸下左右擺動。此刻我才記得，我的肚子始自這個早晨還沒填過東西。我瞧望眼前那正向搭客兜賣籃里食品的小販，他的籃里有熟雞蛋、有汽水，也有包在透明小膠袋無粟殼的花生。噢！我實在再也不能等他向我走過來叫賣。

我打開手皮包，血立即衝上臉來，手臂抖顫着，我皮包內所有的錢去了那里？我急促地把手伸入皮包內摸索，我打開記錄冊子，我翻開日記本，我摸索所有的信封，都沒找到我的錢。呀！只有幾塊硬幣溜入皮包底層內，總共是一元七毛。

我木然地靠在座架上，我沒有喊出聲來，也沒有人向我投來目光，我心裡只有我自己。這列車內只

有我一人。只有我一人在這路途上，這世界只剩下我一人而已。我真希望這輛列車永遠不會停止，直到投入地獄的門去。希望它不會抵達吉隆坡，讓我永遠留在一車里。跑吧！跑吧！永遠不停地跑吧！

列車依舊在跑動，我偶爾見到自己在一座黯暗的山洞里翻滾，我偶爾見到自己在飛翔，然後再從一座橋上掉落那廣闊急湍的河里去；又有時候，我看到自己的軀體被四分五裂，肌肉分散在軌道上。這些是我閉上眼睛後見到的景象。生存的意義多麼崇高呀！

這時坐在我身旁的搭客乃一名女人，她的手指瘦長，指甲塗上昏綠色的甲油，一路上，她總是抽着烟。我無胆觀察她的面孔，甚至不敢與她碰面。我需要屬於自己的天地。

「那是幾時的會議？」

我聽到有人在發問。可不知那是什麼會議？

「大概還有兩三天。」那塗上昏綠色甲油的女人回答說，聲音清脆。

「我們現在去，不嫌早點了嗎？」

我朝那問話聲處瞧去，也是一名女人，她的年紀與坐在我身側的女人差不多；那女人也是在抽烟；塗上藍色的指甲油，面粉濃抹，頭髮紅黑相間。

「時候早是不成問題，我們不妨先釣一些外魚，不要只爲了那些來參加會議的人，能釣上一二十隻更好！」

「如果成績也像那天的話，放棄其他的也無妨。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要再添做兩三件 *Maxi*。」

「不論是 *Maxi* 啦！*Midi* 啦！或 *Mini* 啦！如果釣到的是大魚，不愁沒衣服做。」

接着他們倆便哈哈大笑。有幾個搭客回轉過頭來看，但她們都裝着滿不在乎；她們都是一條條饑餓的魚，時時刻刻在等待時機的到來。像我，像那名長髮少年，以及她們倆人，都是一羣乞丐。

我幾乎忘切我失錢的事，當我想起這些事來時，列車仍然在跑動，那昏綠色指甲和藍色指甲的女人依舊在抽烟，而夜越來越縮短。

吉隆坡此刻正沐浴在早晨的光芒。我身邊只有一元七角，我將到那裏去呢？如果現在我忽然變成一具屍首不是更好？他們將從列車上搬下我的屍首，明日報章將刊登這樣的標題：列車上，發現一具大學生屍首，死因不詳。照片裏的映象是一具死屍倒在分散的信件上，死屍旁並留有一個空的手皮包，而且還有一張貼上護照照片的學生証。學院裏的同學將會互相討論：你看，她竟選擇這樣的死亡，她這

人常常愛挖學校的痛腳，她從不給臉她的敵對者……現在她竟變成一具死屍，可能……」或者那些放假回鄉去的同學會這麼說：「真可惜，她也太頑固了，她為何要死在列車上呢？有誰要來領取她的屍體呢？……」

可是，我依然活着，我感覺自己已不知死去了幾次，然而我發現自己還好好地地生存着；相信我的生命將繼續維持下去，因為上帝還不希望我這麼早死。我的天！我同搭客一起離座，走下列車。我同搭客一同踏下列車伸向地面去的梯級，我隨搭客一同走出這火車站外來，我隨着他們站在那兒等待德士；他們其中有三人同行的，也有四五人同行的，當然也有像我一樣孤影單行的，而我，要去那個地方呢？

一輛黑色德士停在我眼前，我毫無考慮便登入車內，我要把自己裝着是吉隆坡人。

「小姐，要上那個地方呢？」

「OK。」

哪，看，我現在不是成了吉隆坡人嗎？成了那生活在富裕裏的吉隆坡人？德士準確地停在兩層高樓間的其中一所屋宇，那裏有幾名馬來籍青年正吃東西，其中一名青年別過臉來望着我乘的這輛德士，我於是步下車來。

「請等一下，先生。」

我對那名司機說，然後問那羣正吃東西的青年方向走去。他們個個感到驚奇，他們臉上都是掛上問號的表示。

「請問這裏是不是 Mack Sorn 的地方，那位從哥打峇汝來本坡當廚師的媽子。」

「是的，不過她此刻不在這裏，她於一個星期前便回去哥打峇汝了，聽說她的孫兒害病。」

我猛然感到牙齒一陣劇痛，我望向東方處艷紅的太陽，我再把目光投向等在路旁的德士，我再隱隱那羣正在吃早餐的青年，世界不再需要我了！德士响了兩次喇叭，我才從思維中回到現實裏。我好像忽然又被人拋往高處，隨後順勢跌落到地面去，四周皆一片黑暗。德士又再响一次喇叭，我才急促拔足跑回德士。

「她不在。」

我在跟誰說話呢？連我自己也不懂。

「小姐，我們還要上那兒呢？」那德士司機問。

「國家回教堂。」

對了，我爲甚麼要到國家回教堂？那兒會有誰來迎接我？那兒會有誰來迎接我？這些車資等一下我將如何交待？我還有甚麼辦法去見他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這些問題不時地在我腦際裏盤旋着。我坐在德士裏望向車外的景物；我注意每一輛汽車，我注意每一輛巴士，我注意每一名經過的行人，我注意每一樣東西，我不是只注意一兩位路人，也不是二三十人，而是數百人，甚至數千人。可是，失望得很，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或是，他們認識我的。指明德士車資羅盤內的指針在同路人一樣走動，亦同那跑在柏油路面上的汽車前進，我的心不安地聽住那不時在羅盤內更換的號碼。

「已經是七塊四角了！」

我打從心裏說出這句話。

「噢！我的天，我死了，我這次真的死了！」

我依然聽到自己在自語，我感覺自己舉起雙手掩蔽面孔。

「甚麼死了？」

我聽見司機這麼問。

「我死了……」

「爲甚麼死？妳不是有困難？」

我感到自己的頭否認地搖動幾下。

「我沒有錢可付這些車資，我身上只有一元七角，我怎麼辦？」

「我想妳是從很遠的地方來，是嗎？不然我不會在火車站外遇見妳……其實從遠方來的人，身上必帶有足夠的錢。」

「本來就是這樣子，可是我隨身帶來的錢却在火車上失落，不見了，找不回，不知它們掉落那裏去，只剩下這一元七角錢。」

「噢，現在怎麼辦呢？……妳到國家回教堂去做甚麼？」

「如果可以的話。我將找個地方沖涼，換衣服，借個地方歇歇腳，然後等到辦事處開門。」

「妳是在那個部門工作？」

「教育局。」

「妳不是住在吉隆坡嗎？」

「我今天才來報到，其實我是要去八打靈跟我姨母居住一塊，可是她不在。她回去哥打峇汝了。」

「妳早上吃過東西嗎？」

「還沒有。」

「妳不用操心，我們現在一塊去吃東西，然後找個歇腳的地方，妳放心，我會幫忙妳。」

「謝謝你，你的好心上蒼會報答你。」

我聽見他在竊笑，我注視他，他微笑，並向我點頭。他為何微笑呢？他為何點頭呢？他又為何竊笑呢？或許他有意向我表揚他是吉隆坡人，而我只不過是個遠方的客人？

他轉動駕駛盤，德士不知衝往那條街道。吉隆坡的馬路太複雜了，我好像是一隻在風扇下旋轉的甲蟲。當德士轉入一條小徑去時，它却馳奔快速。我坐不穩，却衝到他肩膀去。

「對不起。」他說。

「已快九點了，再過十五分鐘……：妳必須爭取時間。」

我沈默，他根本不知我此刻內心却如此祈禱：

「上蒼保佑我，上蒼保佑我……：」

在這段陌生的路途上，我的心一直這麼祈禱。

現在我可以見到一排排受保護的樹，以及一間間漂亮的磚物，隨後便是見到青綠整齊的草場。

德士繼續地跑着，此刻它正朝往一處屋宇相似的郊區，這兒的房屋模式大同小異，每一間屋子都擁有一層樓房，並且圍上籬笆及一個小園子，這個郊區佔地相當闊，一眼望去，皆入眼簾，不過這裏的路巷却狹窄且短程。

「再過一會，便到我家了。」

「你住在那間房屋？」

「再往前去一點就是了。」

「這個地區叫甚麼名呢？」



「邦且區，哪，這就是我的家。」

德士停在一間房屋前。它的梯級是綠色，牆壁粉白，園子也修飾地整齊，環境極為幽靜。

「來，我們上去屋子，等妳沖好涼，換衣服後，我再送妳回去市區。」

他替我打開車門，我半信半疑步下車，一名年齡跟我差不多的女孩自窗口探出頭來，我想可能是他的妻子；那名女人的面色驚奇，這種表情忽然使我想起在八打靈食堂內見到的青年模樣。

那位德士司機登上屋子，我也跟隨住他。他請我坐下，我也不客氣坐了。我見他拉着那女人的小手一同走去廚房；他們倆一起步下梯級，我以為那是通往廚房的梯級。我坐着的身旁有一架電視機，椅子的坐墊是紅色，並舖上一層黃布，桌布也是同一顏色。

我留着自己身上穿着的牛仔褲，它的色彩像沙石一般，猛然使我想起它的顏色是在變化中，再加上這里一塊，那里一塊的污點，愈使褲子一來Groovy得多了。穿在身上灰色綢製的衣，也極是不爽，有一股氣味，我伸手摸摸自己的頭，頭髮却似蜘蛛網。正待我取出梳子要梳頭時，那名女人便出現；她手中握着一塊毛巾和峇地布。她向我微笑，她的微笑好迷人。

請換一下衣服，不過先沖好涼，妳叫甚麼名呢？」

「我叫芭奴，芭奴蜜地慕沙，從板城來的。」

我站起身，向她握手示禮，她的手好嫩；當我把臉埋入雙掌中，一股芬香的氣味便透入鼻腔，那是由她掌中傳來我掌中的香味；我忽然感到自己身在天堂，我不斷地呼喚上蒼的名字。

當我換好衣服走出房來，我見到那名德士司機坐在一張椅上等着，那名女人也同時自另一間房里走出了，她的臉永遠掛着笑容。

「隨便地吃一些東西吧……」

那女人的聲音柔和，我感到一陣涼意入心脾。

「隨便地用餐吧，我們也沒有甚麼好招待的。」那名司機也客氣地說，此刻我才發現到桌面上正擺設着食品，其中有椰油飯、蝦米糕、層糕、一隻茶壺、以及一隻杯子正放在小碟上。

他們倆人拒絕陪我進食，我也毫不客氣地大口大嚼地吃着。吃完兩包椰油飯，再吃兩條層糕、並喝下兩杯清茶。真是謝天謝地，我的肚子終於吃飽了，謝謝上蒼，上蒼一定賜福給他們倆人，上蒼一定報答他們的好心，上蒼一定保佑他們，讓他們生活平安、使他們以後上天堂。

那輛德士再度把我載到吉隆坡市中心去。每一輛從彎殺過的汽車竟那樣兇狠，我躺在司機的身旁；我的身體終於被水淋過，衣服也換過，那僅剩下的一元七角也在我皮包內叮叮响，最後德士停下來。

「這就是教育局了——芭奴要我等呢？還是怎樣？」

我望向那灰綠色的建築物，魁梧地聳入雲間。

「我沒有足夠的錢還車資，怎麼辦呢？」

「先忘掉車資的問題，我幾時再回來這兒接妳？」

「我也不清楚，可能很遲，也可能很快便完事了。」

「如果那樣子，我十二點才來，不過若妳很早便出來了，妳可以等我到十二點嗎？」

「可以，當然可以，真的謝謝你。」

「再見。」

德士開走了，我感到半時間的不知所措。我手中依舊握着那個紙袋，我問每一位與我碰面的人，最後我被指引來到一座辦公室。我眼前的那扇門閉着，那門扇上寫了幾個字：Pegawai Perjawatan Ka  
ran，我敲了門幾下。

「進來。」

里面傳出這句吩咐聲。我推開門，這門扇跟學院里的鐵門那般笨重，我跨步進去。那坐在辦公椅上上的男人望住我走入，他的臉色跟我在八打靈姨媽食堂里見到的青年臉色一般模樣，而且也使我想起在邦且區與我初次相見的女人的面孔。

「請坐。」

「謝謝。」

「我能幫妳甚麼嗎？」

「先生，我來這里的目的是要見部長，可是那些職員吩咐我最好先來見你。」

「妳要見部長有甚麼事嗎？」

「我要知道爲甚麼我們這些在放假時間讀書的前教師還沒有收到他們另一半的薪金？我現在的起居都成了問題，要向任何社團借錢已不能夠了，因爲我們已有簽約，只能接受一半的薪水。如果不借錢，我們這些前教師的另一半薪金要等到幾時才能收到呢？再看看欠朋友的債愈積愈多，我認爲沒有理由我

們的另一半薪水還不能發？我們一些朋友收到很久了。」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一回事。不過讓我先查一查看。」

「如果我要騙你，我也不會來這裏見你，先生；任何地方都可以講騙話。」

「我明白，可是這種事必須有系統地向部長報告，他也同我一樣不懂此事的發生，只有那些工作組人員才明白事情的真相，或許錯誤出自州教育局。」

「這個我明白，先生，可是只有部長的話才見效，如果是有關部長所指諭的命令，他的部門一定會很快採取行動。我可能失去參加考試的機會如果我還不起考費！」

「老師，事情是這樣的，如果要見部長，妳必須先來一封信告知。跟部長約好一個會面的時間，如果未經過這樣的手續，恐怕妳是不能見到他。只有那些跟部長在先有約的，才能與部長會面。」

「去你的頭——」

這句罵人語幾乎要從我嘴中說出，可是謝天謝地，它終於被我吞入肚去。我還有許多問題要跟這名官員談，但是我依然保持那種半友善的態度，那些所謂禮貌我也不去管了。

我明白，如果我要是跟他們硬到底，我一定能見到部長。以前我參加宣傳運動集會時，很容易地便能和部長見面，為何今天情形却不同了？我知道，這些都是他屬下職員所下的規條，部長本人不會這麼自私；不然我不會這麼輕易在報紙上見到他本人的笑臉，相信臉上常掛笑容的人是平易近人的，他那里還會自定下這種條規呢？或許這個條規不只是針對我一人而設吧！還有其他人呢！我怎知道？是的，我怎知道這裏的一切事情？

禮堂上的大鐘正指向十二點十分，可惜，我却在這里把時間白白地花掉，把時間花在問東問西的問題上，以及同一名老頑固的人不必要地談。我原有的計劃失敗了。

不！下午我還會再來！我一定要同部長見面，如果部長要吃我，我情願讓他吃！如果部長要折斷我的頸項，我情願讓他那麼做！如果部長要把我從高樓處拋落地面，我也情心甘願。這些都是我樂意接受的，吃吧！折斷吧！拋吧！

我猜想那輛德士一定正等在約定的地點，可是我却失望了，我見不到那輛德士的身影。我向四周探望，深怕它被甚麼東西遮擋；我向四面張望，深怕司機沒看見我，然而依然令我失望。我問幾位過路的行人是否有見到我正找的德士，他們皆向我搖頭，表示不懂。

一名穿着整潔服裝的青年站立在剛才我由高樓處走下的地方。我見他不時地低頭注意腕上的鐘錶，看去他等待在那兒必相當久了，不然他的樣子不會顯得如此焦慮，我於是朝他方向走去。

「哈囉，我可以借問一下嗎？」

「好的，甚麼事？」

「您先生等待這里是不是很久了？」

「唔，大概有二十分鐘。」

「請問您先生是否見到四個一號碼的德士嗎？是從吉隆坡市區轉來的。」

「噢！妳也是在等待這輛德士嗎？」

「是的。」

「我包這輛德士來這裏工作已有一個星期了，我的車子拿去Service。」

「它的司機答應十二點過來這里接我，可是，……你的工作時間不是到一點半嗎？」

「是的，不過我獲得上司的命令，他吩咐我去機場迎接一名從怡保飛來的議員。」

「但是，德士爲甚麼還不來呢？」

「不妨再等看一下吧！如果五分鐘後它仍未來，我看我必須叫另一輛德士了。」

我的心暫時輕鬆了，至少我找到另一名同途的友伴。五分鐘只轉眼間便過去了，而那名青年每隔一分鐘便朝看腕上的錶；他不時向我問東問西，我都一一回答他，不過話中有假的，也有真的。

「哈，我看這輛德士的司機也未免過份了，來，我們先去吃點東西，然後我再替妳找來另一輛德士送妳回去邦且區，好嗎？」

他穩健地操着步伐，占士邦式的皮包緊握在他手中，我跟他並肩走着，他喚來一輛德士，他爲我打開車門，我登入，他也登入。我們兩人同坐在德士的後席。

「B律，美倫旅店。」

「好的，好的。」

那名司機點點頭，我心里一直納罕，他爲何要帶我去旅店呢？

「爲什麼上旅店去？」

「我在那兒租房，剛才我是在公署裡做賬。」

「噢——」

可能是吧，也可能對吧！這名青年看來極富有，人挺老實，工作好，心地又善良，過後將有什麼事發生我是情願的，像他這種人不會對我做出什麼事來吧！

德士停在一間大廈旁，一層一層的樓房向天空伸展，我驚歎它的壯觀。

「我們先在下層的餐廳進食，OK？」

我微笑點頭。

他付車資，然後跨出車外來。他替我打開車門，我下車，然後跟他並肩走入餐廳，我們揀了一個角落地方坐下。

「我們還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妳要在這裏等我呢？還是隨我上樓去？我要換一下衣服。」

我在想，我在思索，我在替自己打算。

「我看我在外面等你較好。」

「不過我以為妳還是跟我到上面去，妳可以在休息間裏等我，這樣比較安全。」

我想拒絕却又感到不好意思？其實他的人真好嗎！我跟他上去會有什麼不妥呢？

於是我們乘電梯上樓去，只半响電梯的門便打開，那青年拖着我的手走出電梯口外，我沒拒絕。他帶我到一處廣闊的走廊，簡直像一條小徑，他把我帶到一間房室的門口。

「這是我的房間，我們先進去一會，然後妳再到走廊外的休息間歇一歇，OK？」

我點頭。房門被打開，睡床裝置得很整齊，雅緻；他吩咐我坐，我於是拉來一張椅子坐下，他重關上房門，我的心不自然地跳，我感覺肚子一陣絞痛，雙臂發抖，皮膚近乎疙瘩，再過一會將要發生什麼事呢？上天，救救我呀！

他行入沖涼房，我認為這是我逃跑的好機會，然而念頭又一轉動，我為何要這樣急促拿定主意？他或許是一名好人呢！可能我剛才的想法是多此一舉。我察覺這房室才被人居下不久，至少連一架錄音機或布製的皮包也沒見到。

那青年重走出沖涼房，他正用一條毛巾擦着面孔，他走到我背向的大鏡子前，我感到他的肚皮幾乎要與我的頭相觸，我一直不敢移動一下頭。

「如果妳覺得疲倦，不妨躺在床上一下，妳看來好疲倦，妳放心好了，我不會對妳做什麼，我們還

有半個鐘頭的時間，如果你要沖涼也來得及。」

我感到肩膀被人抓住，我想放聲叫，也想閃避，然而那樣做不是很笨嗎？爲何到現在我才要採取行動？我真的太蠢、太笨了！我保持沉默。

「妳好疲倦，先輪一會吧。」

他像在討好我，這位不解我此刻心情的男子，當然上蒼是知道我內心在想什麼，跟我自己。我的腦子正盡量地找尋一個解決脫身的方法，我明白我被騙了。如果我向他示弱，他必以爲我是個弱女孩；如果我向他求情，他必以爲我要奉獻自己給他；如果我不甘示弱，却不能肯定我必獲勝，對了！我爲何不跟他演一場戲呢？以前我曾參加籌募基金的演出，爲何現在却不能再表演一下？

我微抖着嘴唇向他微笑。他看去好似開心極了，至少他認爲我終於向他表示了。他點點頭，不停地微笑。

「要沖涼嗎？」

我搖搖頭。

「休息？」

我再搖搖頭。於是他牽着我的小手引我到那舖上一層艷紅色毛皮製成布蓋的床去。他拉我到床沿坐下，我沒反抗。他摟抱我，我沉靜着；他突然把身子倒在床上，我也順勢地倒臥在他胸膛間。他吻我的面頰，我也吻他的面頰，感覺在吻我母親的面頰，以及我姪兒的面頰。他這樣吻我會佔到什麼便宜嗎？他又不是在嘔吐什麼！

「你會給我多少錢？」

在他耳畔微抖着聲細問，我明白，如果這中間有什麼差錯，我必死定了的了。如果我沒有死，我活着的身價又值多少錢？我寧願作個死人也不要作個活殭屍。

「我知道……妳應得一些錢……那位德士司機剛才那樣告訴我，對嗎？」

我點點頭，我照舊跟他演戲，繼續在扮演我的角色。

「要，妳要多少？」

「隨你的便……」

「十元？」

「太少了……」

我微笑，廿四小時我都在微笑。

「二十？」

「OK。」

他的手正要開始替我解除身上的衣。

「等下……」

我把一隻手指按壓在他嘴唇上。

「先把錢放在桌面上，如果沒有，我不要，現在的人很難信。」

我大聲笑，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這時候我還有胆量笑出口。

「妳也真是的，跟那些找外食的公司女孩一樣，必須先要見到錢才……」

他站起身，自褲袋裏取出一個銀包，他從銀包裏抽出兩張紅老虎，他把那兩張鈔票放在靠床的桌面上，隨後又倒臥在睡床上，我不給他機會，我立即解開他那咖啡色大衣的鈕扣，然後再除去貼身的背衫，他只笑吟吟地望着。

「妳看來够老手、够富經驗，比那些找外食的公司女孩更禮貼。」

我依然微笑廿四小時，我繼續替他解除他那件黑色褲子的拉鍊及鈕扣，照我看這件褲子的布料的價錢必昂貴。他仍然在笑，滿開心，但到我要去解除他僅穿的內褲時，我却手軟了。

「請繼續……」

他柔聲地吩咐。

「等一下嘛，現在是輪到我了。」

「讓我替妳脫。」

「唉，不可以，等一下……」

我假裝要去解脫自己身上的褲子，我察覺到他有些入迷的模樣，我還要再等甚麼？一、二、三，我搶過桌上的錢，搶過他的衣服，以及我那包紙袋。我飛似地衝向門口，只一扭轉便把房門打開，我拔足向前衝，不停地跑着。

我使勁地跑，十足像一名短跑健將往前線衝。那男人的衣服我仍緊緊抓在手裡不放。頭也不轉後看

我衝進電梯裡，乘着電梯下樓；電梯內有兩名華人男子，我們皆出奇地望住我，然而我却裝着不理睬他們。

我把那抓在手上的衣服拋在電梯內，那兩個華人告訴我失掉了衣服，我向他們搖搖頭。出來電梯外，我的腳仍不停地跑着，一直奔到旅店外面。我搖手招呼每一輛經過的德士，可是却沒有一輛肯停下來。我繼續走着，時而拔足奔跑，最終只見一輛德士停下來，我立即跳上車去。此刻我如一名正被宮庭衛兵追趕的逃犯；在車內，我的嘴不停地呼喚上蒼的名字。

抵達火車站後，我便向洗手間奔去，兩名站在月台入口處的看守人錯愕地看着我，好在他們並未採取任何行動。

「請等一下，我要先入廁所，我的肚子痛。」

我鎖住廁所的門，我把每一件隨身帶來的衣都穿在身上，那兩條褲子我也一起穿上，套在最外一層的衣是吉普賽款式的 Maxi。我把頭髮裂破開兩截，在頭的中間留下一條線溝，現在我成了一包麻袋，不知那裏是頭，那裏是腳，那裏是肚，那裏是腰。紙袋也不知丟到那裏去了，我緩緩地從廁所內走出來，那兩名看守人仍然僵呆在那兒，我於是告訴他們：

「過一會我才買票。」

我取消要見部長的計劃，那個下午，我把時間花掉在火車站內的閒蕩上，我並買了兩本雜誌，然後坐在長凳上閱讀。六個鐘頭的時間正像是六年那般久。

八點五分，北上的火車便開始離開這鬧市的車站。我躺在三號廂內的座上，並用報紙掩蓋面孔，真是感謝那幫助我的上帝。

「你也真是的，如果要躺在舒服的地方。爲何要揀這三號廂呢？一號位不是更爽！」

我聽到背後傳來男孩的吵聲。

「我選三號位坐，因爲這裏沒有四號位和五號位。」

說完，他們彼此都大笑，我自己內心也狂笑。

如今我又回到自己學院的宿舍，又再面對我會經拋下的寂寞，可是這次的寂寞比前更甚。好多開房門都緊閉着，就是沒關上房門的室裏，那裏面早已沒有人了，可能這些人正享受同樂會的節目，或者他



們都抱着書本到圖書館去溫習功課了，或者正跟着自己的情人到花園去打情罵俏。

當夕陽的紅彩爬滿了山頭，我依着窗口望出去，回想我會經歷的一切，並回味那一條條滿途荊棘的生活道路。

那晚我發現自己正立在彩虹上，雲朵在我腳跟下左右飄過，忽然我見到自己那架鐵床上，空無一物，也不見有我自己。

按：原文會發表在七三年二月份的文學月刊。

十二月十三日譯完·丹州



飛騰的象徵

水芙蓉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張默編

現代詩人書簡集

普天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張默編選

心靈札記

藍燈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張默等

從變調出發

普天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張健

中國現代詩論評

藍星詩社

一九六八年

陳紹鵬

詩的欣賞

文星書店

一九六四年

詩的創造

文星書店

一九六五年

詩的欣賞

遠景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陳慧樺

板歌

蘭台書局

一九七三年

文學創作與神思

國家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鏡子和影子

志文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夏濟安編

詩論

文學雜誌社

一九五九年

彭邦楨

詩的鑑賞

商務印書館

一九七一年

葉維廉

秩序的生長

志文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覃子豪

詩的解剖

藍星詩社

一九五六年初版

詩的表現方法

普天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再版

論現代詩

藍星詩社

一九六〇年初版

普天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再版

覃子豪全集  
世界名詩欣賞

覃子豪全集出版委員會  
普天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八年初版  
一九六九年再版

黃基博

怎樣指導兒童寫詩

台灣文教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黃伯飛

詩國門外拾

幼獅書店

一九七五年

趙天儀

美學與批評

有志圖書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詩意的與美感的

香草山出版公司

一九七六年

裸體的國王

香草山出版公司

一九七六年

羅門

現代人的悲劇精神與現代詩人

藍星詩社

一九六四年

心靈訪問記

藍星詩社

一九六九年

長期受着審判的人

環宇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詩歌概論

康樂月刊社

一九五四年

高明

里爾克及其作品

大業書店

一九六九年

程抱一

和亞丁談里爾克

遠東圖書公司

一九六九年初版

和亞丁談里爾克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再版

(爲遠東版之增訂本)

和亞丁談法國詩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新詩作法

泰華堂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此書乃翻印李輝英之「新詩作法」香港中南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一九六九年

徐訏

崔焯焜

現代文藝評論集

光啓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朱光潛

詩論

台灣開明書店

一九五八年

翦翦

當代美國詩風貌

環宇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陳祖文

譯詩的理論與實踐

環宇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林以堯

林以堯詩話

洪範書店

一九七六年

葉笛

日本現代詩論

新風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陳伯豪

韓國新詩的流變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李魁賢

德國文學散論

三民書局

一九七三年

梁實秋

談徐志摩

遠東圖書公司

一九五八年

胡適等

詩人徐志摩

光明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葛賢寧  
上官予 編著

五十年來的中國詩歌

中正書局

一九六五年

余光中著  
唐文標

現代詩的建樹與檢討

燎原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傅東華

詩歌原理ABC

南華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顏元叔

文學經驗

志文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斐普賢

詩詞疊句欣賞研究

三民書局

一九六九年

黃永武

中國詩學（設計篇）

巨流圖書公司

一九七六年

廬弦  
梅新 主編

詩學（第一輯）

巨人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廬弦  
梅新 主編

詩學（第二輯）

巨人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王鼎鈞等編選

文學批評

(中國現代文學年選)

### ■詩論專刊

痲弦編

「詩專號」

幼獅書店

一九六九年

葉珊等

現代詩回顧專號

現代文學社

一九七二年

(現代文學 64 期)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此詩刊有兩種版本，另一版即「龍族評論專號」)

尉天驄  
許國衡主編

詩特輯

筆匯月刊社

一九六〇年

(筆匯月刊革新號  
第二卷第二期)

中外文學月刊編

詩專號

中外文學社

一九七四年

(中外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創世紀詩社編

詩論專輯

創世紀詩社

一九六〇年

(創世紀詩刊 14 期)

主流詩刊社編

中國現代詩批評專號

主流詩刊社

一九七四年

(主流詩刊第十號)

創世紀詩社編

詩論專號

創世紀詩社

一九七四年

# 風訊

■我們收到好幾封讀者的信，對上期詩專號皆表歡迎，另有一些提出他們的要求，譬如其中一位，要求各詩作者在他們的作品之後，附帶幾句對詩的看法或感言，以收互相溝通之效。

■我們一向重視讀者的意見，因為刊物是辦給讀者看的，讀者有權提出他們要些什麼東西。

■賴山舫先生從台北寄了這篇有關比較文學的論文來，對比較文學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中得到不少研究的資料。

■王潤華先生是第一位把比較文學研究帶到星馬來的先驅者，賴先生在他這篇論文中，對王先生也推崇備至。據王先生說，他這系列的翻譯論文即將告一段落，希望他將來有新的東西給我們。

■寫「突」的荒漠還是一名在籍英校生，這篇充滿了象徵意味的作品，也象徵了他將來不可限量的成就。

■這期所介紹的香港詩壇概況，本來準備收在上期詩專號裏，因版位關係而延至這期，並附輯詩數首，讓大家有所觀摩。

■小黑這篇小說的題目初看古怪，不知所云，但看下去，你就知道是一則感人的真實故事。

■最近首都一批寫作人發起籌組寫作人協會，並已選出籌委會進行。無論如何，能從坐而言到立而行總是一項突破，但願籌委諸公任勞任怨，組會成功。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3 期 ● 一九七七年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